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華書局出版

辭字典

特價

新式學生辭林

全一冊

(精裝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三角郵費)

並裝

(定價一元六角
特價一元一角郵費)

萬國鼎編

(布面精裝一冊郵費
精裝一冊郵費)

英華萬字字典

陸費逵編
精裝一冊
(定價九角
特價六角郵費)

定價四元半

特價二元半
(一分一角郵費)

中華萬字字典

沈鎔編

並裝一冊郵費

定價六角

特價四角
(一分一角郵費)

中華漢英大辭典

陸費逵編
執鶴定
主編
布面精裝一大冊
(二分角郵費)

截止期

十二月月底



朝華月刊 第二三期卷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論文

- | | |
|--------------------|-----------|
| 社會變遷與感傷的喜劇（完）……… | 李霖野（三一四〇） |
| 詩人的淚……… | 曼谷（一七八） |
| 儀式與藝術序……… | 于鶴年（一三四〇） |
| 木蘭詩作於韋元甫考……… | 羅根澤（一三七） |
| 讀書札記 | |
| 日美在太平洋之衝突及與中國之關係…… | 苑邦志（一三四一） |
| 不平等條約加於我國之影響……… | 任秀卿（五二〇） |
| 論語論學通釋……… | 沈慧儒（二〇一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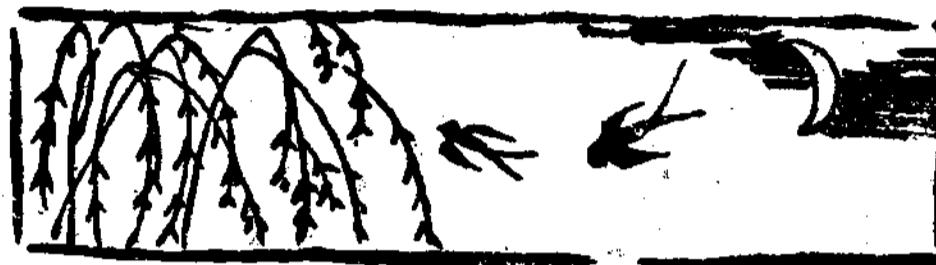


散 文	
白霧	約 瑟(八一八)
殘夜	劉偉珍(九一九)
T	約 瑟(五—七)
一封舊信	康(八一九)

詞二首………(郝淑菊)詩………(郝淑菊)
最近出版的幾部新文藝作品………(民)

補 白

編輯後記………編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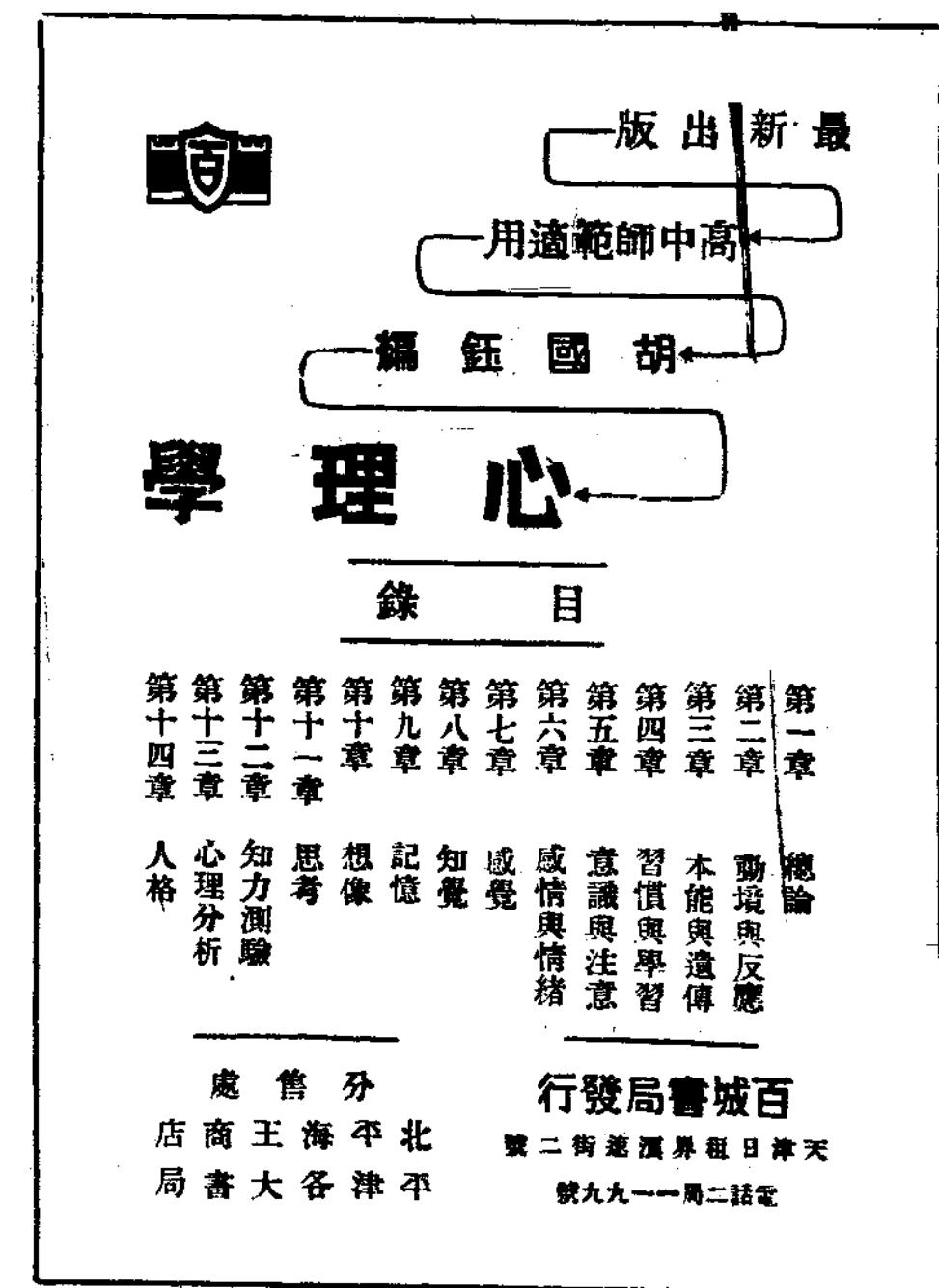


論儒墨言愛之異同………姚秀齡(一九一四)

翻 譯

沒有題的故事	康錫芬譯(一一六)
一串項鍊	林筠因譯(一一五)
懶傑克	李淑敏譯(一三三)
魚和蝶	倪閨靜譯(四一六)

獻給——………冀(一一一)
唱吧!「這是自己的歌曲」………魔 瑪(一一三)
花兒是毒死了愛他的人………周蕙珍(三一六)
走進了黃昏的酒店………露 淨(六一七)





社會變遷與感傷的喜劇 (續)

V. F. Calverton原著

李霽野譯

在詩歌中，勃泊是主要角色。雖然有著他對於聖約翰波林勃羅克 (St. John Boling-broke)的友誼，他底天主教，他對於貴族階級東西的深愛，以及他對於一種古典的過去的夢想，他對於生長着的資產階級情感，却也增加了容量和尊嚴了。執着於一種舊的傳統，然而他賦之以新的心理了。宣稱着「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就是無論什麼事情要正當，」他培植了資產階級的信教與嚴刻之德，寫了救世主 (*The Messiah*)——模仿維基爾 (Virgil)底牧歌，但是應用在基督，而不是應用在一個異教青年底身上——而且寫成一篇全世界祈禱文 (*Universal Prayer*)。一個過渡的詩人，劃出從古典主義到羅曼主義的變遷來，勃泊作

爲新古典主義者，表現時代雙分的趨勢。在形式上和古典主義一同，在實質上他是和革命者一同的。封建文學底消遣的語式和怪癖，色情的機智和滑稽的譏刺，他避免，寧願用資產階級藝術底更爲嚴肅的方法。在他底 *"Epistle to Doctor Aruthnot"* 中，他並無遲疑或含糊地表明了他底地位：

『他不是久在幻想底迷途中徘徊，
却向真理擰下身子來，而且道德化他底歌。』

至於在斯提爾和愛迪生，道德的箴言代替了淫邪的針刺和暗示。像他底資產階級的同時代人一樣，他說教：

『不歪向這方，也不歪向那方，
保持着居中的情況的人，他知道生活。』

『只有德性是地下的幸福。』

『注視財富能給與生活何等福氣，

而且看他以何等的舒服供應我們底目的。』

這些東西只會鬥笑，而不會感動他底復辟時代的前輩。

要拿得里登底詩和勃泊底詩相對照，則兩個時代——十七世紀的貴族階級時代和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時代——是何等可驚地差異，就容易即刻看出了。在本章底開始，我們指出了兩個時代在性態度上的顯著差別來，復辟時代人底趨勢，是嬉戲而且鋪張性的動機，下一世代底趨勢，是將牠蒙蔽而且減低到至小限度。得里登和勃泊活鮮地例證了這反照。

假如我們從詩歌到哲學，我們將見到被資產階級興起引起來的最重要的變遷之一，是約翰洛克 (John Locke) 底革命的邏輯。簡單說，洛克是作為資產階級底戰士起來的。在

一六八〇年，費爾密爾 (Filmer) 底 “*Patriarcha*” 和霍勃司 (Hobbes) 底辯證法一致，讚揚了君主專政的傳統，及其貴族階級的政治學和「神聖權力」的玄學。洛克推翻了他們邏輯底整個基礎。他破碎了他們對於歷史解釋的假冑，而且造出一些新的政治的類比，使他們顯得糊塗。像盧梭——他比盧梭幾乎早一世紀——一樣，他認可了一種新的思想系統，而且造成一種新的心理。在他，自然的情況不是野蠻的混亂，殘忍而且逐漸湮沒的。在他，人並不因為一件契約就將他們底權利全註銷了，也不用一件單純的決定就註定他們底命運。沒有什麼政治的宣言或皇家的命令能够剝奪人民底權利，那是神聖而且不能移動的。國王不是從上帝，却是從人民承受他們底特權。土地是被自然創造的，牠屬於社會，而不屬於個人。在他底論公民政府的作品上，洛克主張上帝是將土地作為公有財產給與了一切人的。土地所有，政府底性質，法律之延續，都是服從人民意志的。

在一五七九年，法國資產階級底主旨，在時常認為是蘭居 (Hubert Languet) 所作，題作 “*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 的一篇革命論文中宣布出來了。在這里，如同以後在洛克一樣，政治的組織是假定為自由的事情的，不過不像洛克，這裡的辯護普遍統治權的辯論，是用中世紀的風格，以聖經的威權作堡壘的。洛克反之，將他底案由放進了堅硬的

邏輯形式。他底作品顯然衛護一六八八年的革命，及資產階級攫得統治權。他底論政文章都是商業階級主旨底哲學的合理化。洛克衛護代表政府，不是因為抽象的邏輯引他到那種觀點，却是因為社會事件底趨勢，社會階級底衝突，社會哲學底喧擾，無假借地強迫他取那種論點。洛克生來是一個資產階級，而且在革命成功後回到英國，被任為司控訴的委員，以後被派到商務部。沒有其他的立場給他採取。他不是一個貴族。他不能像霍勃司一樣代表着封建制度和貴族階級，去攻擊弑君者；他只能代表商業制度和資產階級，對此加以衛護。他認可革命和人民創造革命的權利是正當的。盧梭以後在民約論中要為法國資產階級作同樣的事情。洛克能够成為基於經驗的，但却不能成為無神的，所以科學的論人類理解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用論基督教的合理性 (*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 這樣做作的論文給加以抵制。從柏拉圖 (Plato) 到里白尼茲 (Leibnitz) 拖延了許多時代，賦有神秘的含義和古典的習俗的，作為封建制度底固定玄學之一部的那種天賦思想學說，受了迫切的排擊。洛克指出：心生來是一片「空白」，沒有被時代或環境弄皺，像一片燭一樣。圍困着中世紀玄學的「存在」問題，因為要有利於更實際的知識問題——牠底性質與正確，原始與擴張——的緣故，現在是被迫着放到後面去了。洛克所提出

的是一個純粹環境的論題。這是一種革命的社會學，也包含一種革命的知識論。抽象的哲學反映具體的社會變遷。

在我們討論這時代社會的和性的態度底變遷上，我們不能讓那樣決然受洛克影響的，英國的自然宗教運動，放過不提。這運動是向着以理智使基督教合理化這方向走的。牠努力證認倫理爲對，而不是宗教。牠著重愛迪生的態度，而不是巴克司忒（Baxter）的。約翰圖蘭得（John Toland）在基督教不神祕（*Christianity not Mysterious*; 1696），庫林司（Collins）在論自由思想（*Discourse of free Thinking*; 1713），以及他底基督教底立場與理由（*Grounds and Reasons of Christian Religion*; 1727），廷得爾（Tindal）在基督教與創造一般古老（*Christianity As Old As Creation*; 1730）中，都代表這種態度底不同的各方面。例如圖蘭得，他是「萬在神論」（Pantheism）這個字的發明者，而且在他底對聖經幻術的全部批評中，顯出一種有著溫存的合理性和寬容的心來；這心和清教徒底心，是遠遠隔離的。從這種運動和其他運動看來，這是很清楚的；因爲作爲社會羣體而興起，作爲政治團體而統治，資產階級底社會哲學雖然還是一般道德，却失去了一些早年的嚴刻和遠世主義」。

不過我們要轉向以後的戲劇，而且注意這派——這在一種意義上，是緊隨着斯提爾和感傷喜劇的——底性質，那末社會變遷底充分勢力就可以見到了。貫穿着封建制度底文學史，佔着無問題的權勢的那貴族階級的悲劇觀念，眼見崩潰了。感傷的喜劇在道德的態度上標記出一種變遷，而資產階級的悲劇——時常被稱為家庭的悲劇——却在文學底實質上引起一種變遷來。資產階級的悲劇不是一種新藝術底突然萌芽。這是變遷逐漸增多的結果，這些變遷較之明晰，倒是更為迂隱的。在十八世紀底這時代之前，在偶然的戲劇中，有關於既不「高貴」也不顯達的主角和主題的悲劇寫出來。*"Arden of Faversham"* 是半資產階級悲劇典型底一例，而這種悲劇，是在資產階級悲劇派底發展之前的，一七三一年因倫敦商人(*The London Merchant*)之出現，這派就帶着那樣的煥發與聲勢開始了。奧特外(Otway) 和索生(Sowthern) 都是這種形式發展底先驅。在清白的懺悔者(*The Fair Penitent*, 1703)中，勞(Rowe)給「女性悲劇」——資產階級底家庭的悲劇時常被人這樣稱呼——一定義為英國戲劇中的重要革新，因為使悲劇擺脫了貴族階級的習慣，牠將一種更密切，更寬廣的動人力給與了舞台了。總之，勞寫道：

『對於我們決沒有分的東西，我們決不能憐憫。……』

因此我們底作家選了一個卑微的主題

一篇敘私人苦難的憂傷故事。』

僅只關乎英雄底的，貴族底的那種封建的悲劇，成爲一件棄去的，高尚的東西了。國王的熱情，王子底野心，漂亮貴婦女的夢想，都有利於統治階級，用獨佔的方法處理過了。下面的各階級，都用了和他們品級相當的輕侮處理了。劇場只反映時代底社會生活，表現牠底階級制的區分和階級心理。

資產階級悲劇底興起，並不是一種偏於一方的現象。這是普遍西方世界的一種階級運動底反映。漸漸牠變成了一種運動，不受大陸的邊界或阻礙所限制。表現和思想底各形式，都被牠推進的勢力改變了。資產階級悲劇，只是這種運動在文學上所造成的變遷底部分表現就是了。洛克是在哲學中顯出的這變遷底一部。喬治（George）時代英國的著名的奧古斯坦（Augustan）畫派，是在別的方面的這變遷底一部。園藝上的革命，是這種哲學的和實際的趨勢底動搖底另一方面。沒有什麼東西逃開了牠底影響。

斯提爾，勃泊，和愛迪生表現了這種趨勢底生長，暗示地隱隱現出牠的發展，而黎羅和摩爾(Moore)却給了牠明確的性格了。

將動的力量賦給資產階級悲劇的，是倫敦商人（一七三一年）。市民懷着疑惑與好玩的心理去了，冷笑着「作者底逞能，希望使他們（聽衆）對於皇帝，國王，或政治家品級之下的人底悲哀表同情。」（原註七）這戲劇是火山似的破格。牠引起即刻的注意，討論，和辯爭。一夜一夜地，在中夏底炎熱中，這戲劇吸引來熱心的和受迷的聽衆。牠感動，震驚，而且克服。加羅琳(Caroline)女皇叫從原稿讀這戲劇，勃泊懷着疑心走來，懷着熱誠走開。他底讚語是清楚而且坦白的。這戲劇在不幾年之中就有了五次特許的版本。年月前去，每一世代底領袖的男伶和女伶都在倫敦商人中排演，包含着這樣演劇的明星，如西滿斯夫人(Nrs Siddons)，查理克穆勃(Charles Kemble)和亨利伊爾文(Sir Henry Irving)既然全世界都在經歷着和在英國相類似的一些經濟變遷，只是速度差些，那末這戲劇底效力也就不限於英國讀者和觀衆底褊狹欣賞了。盧梭在他底 *Lettre à d'Alamont* 中，用突出的讚語稱揚牠；狄得羅(Diderot)在 *Entretiens sur le Fils Naturel* 將牠和索福克里司

(Sophocles) 和猶里皮狄司 (Euripides) 底不朽藝術相比。在他底 *Poétique française*[†]，
馬孔特 (Marmontel) 將牠與拉新 (Racine) 底傑作並列。勃來佛 (Prévost) 在 *Le Pour
et Contre* [‡]，給這戲劇以寬廣的注意；瞿提 (Goethe) 與釋列耳 (Schiller) 帶着敬重提到
牠，列辛 (Lessing) 在沙拉撒迫遜小姐 (*Miss Sara Sampson*) [§]，拿牠作了他最有力的戲
劇底模範。舞台排演之後不久，這戲劇就變成敘述的文學了。在獻給西蕩斯夫人的三卷書
中，湯姆斯民奈蘇耳 (Thomas Skinner Surs) 以小說的形式，述說了喬治巴威爾 (George
Barnwell) 底悲劇。十四年之後，在一八一〇年，出現了回憶黎羅底著名悲劇底不幸主角喬
治巴威爾 (*The Memoirs of George Barnwell, the unhappy Subject of Lillo's Celebrated
Tragedy; derived from the most Authentic Sources, and intended for the perusal and insi-
ruction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 by a Descendant of the Barnwell family.*)。不過十年之
後，這些回憶錄又刪繁就簡，作為喬治巴威爾底生活與歷史 (*The Life and History of Geo-
rge Barnwell*) 而印行了。

簡單說，這是這一篇戲劇底歷史。牠底劃分時代的性質，與這些事實相對照，是不能
忘記的[¶]。

但是為什麼牠是這樣劃分時代的呢？為什麼牠在戲劇的傳統上造成這樣鋒利的破裂呢？因為牠宣布了在古代慣例底心中，有了一種新底態度浸入，一種資產階級美學底結晶了。我們在勃泊的詩，斯提爾和愛迪生底散文中已經注意到的，那同一的要道德化的趨勢，在倫敦商人，賭徒(*The Gamester*)，和這一派底其他戲劇中，是使得顯明到填塞的過度地步了。黎羅戲劇中的道德教訓，是一種資產階級的道德教訓。牠為資產階級底青年，預備了一個悲劇的例子。牠用了假若有力，但却明顯的形式，圖解了一種階級的道德。

勃泊和斯提爾代表了一種階級心理底幾方面，而黎羅却更為整個地代表牠。在勃泊，斯提爾和愛迪生底作品中，階級感情更為隱秘而且精細；在黎羅和摩爾中，牠却更為公開而且明顯了。黎羅戲劇底用字，就洩露出這種事實來。新的商人不能用諷刺或欠缺文化使之沉默了。他們在一種意義上要求藝術上的表現。黎羅給與了這表現。在復辟時代，戲劇底大部是由一打人寫著的；在十八世紀，許多只寫一篇戲劇的作家產生了。這時代底戲劇，足有一半是由與文學無關，而且不奢望文學的不朽的人寫著的。這時代的各個戲劇家底數目，比前一時代要多一倍以上，而且有四倍以上的無作者名的戲劇寫出來。這些新的「不文學的」作家，對於資產階級的戲劇，給與了突然的而且鋒利的刺激。舉止底喜劇，在

這種平民化的勢力之下，失去了牠底靈活與光輝。新的動機和新的主題，創造有着戲劇的機會的新境地。貴族階級的是不復時髦了。資產階級底德性，變成流行文化底一部了。資產階級所特有的倫理和美學，成熟為創造的和批評的表現了。

倫敦商人斯勞古德 (Thornton) ，例示了英國的商人階級，宣布了他們底情感，解釋了他們底態度。下面的從這戲劇中的引證，較之歷史的記載或社會的敘述，可以用更活潑的形式，指出新制度底心理及其新倫理來：

『你可以領教領教，誠實的商人（如這樣的）對於他們國家底安全有時可以有怎樣的貢獻，如他們時時對於牠底幸福有所貢獻一樣；假如以後你要受誘惑去作什麼動作，其中有著卑下或罪過底現象，那末反省着我們職業底尊嚴，你就可以帶着誠實的輕侮，拒絕任何於牠不值的事情了。』

『如商人之名決不會輕侮紳士一樣，牠也決不至擯棄他作紳士；只是注意莫要費了你底真誠，去購買文雅性格就是了。』

在沙士比亞時代，以及雅各時代，商人是被輕侮和嘲笑的，他底生活習慣受鄙夷，他底遁世主義受嘲笑。變遷現在完全了。商人受頌揚。他底生活是競爭底源泉。他底德性被稱讚，他底罪過被蒙糊。價值被顛倒了，重估了。

資產階級底道德的喊聲，多事而且莽撞，充滿了這全派底戲劇。斯提爾，愛迪生和勃泊底道德化的趨勢，擴到了極端得可笑而且反覆的比例。每一情況都利用來加重一種教訓，每一人物都運用來證明一種道德。除了在道德的方面之外，性變成被禁的題目了。性坦白在僞善與禁制中埋葬了。對於性動機的暗示，是隱秘的，或者明確地使得貫入一篇說教。○性冒險底震顫，性遊戲底辛辣，都是沾染着罪惡的動機。牠們影響堅實的一夫一妻制，和遺產底手續，這些對於生長的資產階級，及其加緊的個人主義，和發大的財富，都是那樣必需的。

例如倫敦商人中性的點綴，是那樣可憐地好笑。言語是那樣的做作，動作是那樣浮誇，調度是那樣拙劣。下面幾段，描寫娼妓蜜力渥德（Millwood）底靈感的進展，和年青的巴威爾——卑下熱情底犧牲者——屈服的態態，是表彰着這戲劇底限度，和牠底情況底做作性的。

巴：我想你等我了罷；我允許來了。

密：這更可驚了；少有人是這樣宗教的遵守他們話的人呵。

巴：所有誠實人都是這樣。

密：彼此這樣；但是我們簡單的婦女，不大被人認為重要，使得在他們底記憶中可以有個位置。（彷彿偶然地，把手放在他底手上。）（字邊加：者，係著者引用時用斜體字以表注意的地方。）

巴：她是這樣顛倒得利害呵，她沒有理會她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了。天呵，她是怎樣抖索！這是怎麼回事？（旁白。）

密：我對於一切和你相關的事情的興趣（原因你以後會知道）激動我底好奇心；假如我準知道你會原諒我大膽的話，我希望知道你對於一件很特別的事情的真感情。

巴：夫人，你可以命令我可憐的思想去想任何的事情。我沒有要隱瞞的事。

密：你要想我大膽罷。

巴：不，實在的。

密：那末你對於愛是怎樣想法呢？

巴：假如你是說對於婦女的愛，我一點也沒想過。我的青春與環境，使得這些思想對我還不適當哩。不過你要是說我們對於人類一般的愛，那我想沒有人天性中比我更富有這種愛了。只要我力量能够作到，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我不希望他幸福，不提高他底幸福的。在特殊的方式上，我愛我底叔父和主人；但尤其是愛我的朋友。

密：那末你有一位你愛他的朋友了？

巴：真誠地，如他對我一樣。

密：那無疑的，他時常有福氣和你在一起而且談話了。

巴：我們住 在一個屋子裏，而且都替一個有德的商人作事。

密：幸福的，幸福的青年！無論你是誰，我妒忌你；看見和認識這青年的人，一定都這樣的。因為我成了一個女人，我有何等損失呵！我厭惡我的性別，我自己。假如我是一個男人，我或者可以和他現在一般幸福的作你的朋友了；但是像現在——哦！——

巴：以前我沒有見過女人；或者這是準定的：沒有見過最美麗的。（旁白）你似乎顛倒錯亂了，夫人；我可以知道為什麼嗎？

密：莫要問我。我決不能說，無論是什麼原因。我希望着不可能的事情。我要作一個僕人，受同一主人所管，和你住在同一屋裏。

巴：她的話和行動是何等奇怪，然而也何等仁慈呵！牠們對於我的影響也是同樣奇怪。我感覺到以前決不知道的慾望。我必得走，在我還有力量走的時候。（旁白）夫人，我卑微的告辭了。

密：你準得不能這樣決然的就離開我吧！

巴：實在的，我必得走。

密：你不能這樣殘酷！我預備了一頓可憐的晚餐，我說了我要和你一塊吃的。

巴：我抱歉我必得拒絕你所給我的榮耀；但是我對於我主人的責任，叫我到那裏去呵。我還沒有忽略過他底事情哩。他是那樣慈謹，那樣好的一個主人，若是我錯待了他，雖然他可以原諒我，我也決不原諒我自己呀。

密：我卑微請求的第二種面子，被第一個男子拒絕嗎？那末走吧，你驕傲的，硬

心腸的青年；不過要知道，你是所能找到的，會讓我兩次求更大面子的唯一的男子呵。

巴：我怎麼辦呢？我怎樣走或留呢？

密：不過莫要，莫要離開我。我帶着我性別底驕傲會和你底輕侮交戰的；但是當我看着你，看着那些眼睛的時候。哦，莫饒舌了，讓我底赧顏，以及要奪眶而出的淚流，來宣布——婦女底害羞中要藏些什麼。

巴：哦，天呵！她愛我，雖然我這樣沒有價值。她底眼色，她底話，她底流着的眼淚，都將這自白了。那末我能離開她嗎？哦，決不能，決不能！夫人，拭乾你底眼淚罷；你要時常命令我。只要你要我，我願永遠呆在這裏。

這是資產階級的寫實主義，經過資產階級禮法底透鏡的寫實主義。這是照資產階級所見的生活寫實。現日我們稱之為矯揉造作，但那只是因為我們的寫實主義和倫理改變了。我們底觀點不同了。社會改變了。階級衝突改變了。表現着流行經濟學的，性習慣和道德底標準，從一個軌道運轉到另一軌道了。那時候的寫實主義，是在於將熱情描繪成罪過的

，而不是微笑稱讚牠們；在於紹介資產階級底人物，和集中於商業階級底鬥爭與成功的主題。

文學中的性表現被這種趨勢抑制了，或改變了，使之印入一種道德，或加強一種說教。

成立了的是一个不同的社會的世界。一個新的階級，不僅將自己在一種文化上留下印記，牠却也造成了一種文化。政治的世界，商業的世界，藝術的世界，都被這種文化再造了。新的標準堅立起來了。蘭格列—杜夫里司奈(Langlet-dufresnay)的話：

『僅只選取高貴的主人翁，國王，王子，英雄。……大臣底兒子或女兒，在身世上太卑下，(原註入)

變成時代錯誤的了。藝術與政治不復是貴族階級底事情了。藝術和政治變成另一階級，資產階級底所有物了。一種資產階級喜劇和資產階級悲劇，替代了貴族階級的戲劇，及其高。

原註八——*L'usage des Romans.*

貴的英雄，和英雄的武士。一種資產階級的政治替換了封建的政治。一種資產階級的道德隱沒了貴族階級的道德。

將資產階級放到絕頂的那經濟的變遷，在努力底各方面——政治的，道德的，美學的一都引起一種革命來。

(完)

詞二首

郝淑菊

清平樂

愁風敗葉，又到重陽節。欲上高樓看冷月，無奈酒闌燈滅！
天遠樹枯黃，依然憔悴他鄉，回憶秋窗共話，爭知此日淒涼？！

一九三〇，重陽前一日作

南歌子

淚盡愁難盡，衣添恨也添，身心憔悴已不堪，那更天公連日作愁顏
！天遠星光小，樓高月影寒，黃昏支枕到更殘，已是香消被冷
未成眠。
一九三〇，十二，一日作於教室

詩人的淚

曼
谷



淚 的 人 詩

現實生活，永遠是有不可彌補的缺陷，理想生活
——匆匆數十寒暑的人生，比之南柯一夢，尙覺渺茫！

現實生活，永遠是有不可彌補的缺陷，理想生活，永遠是可望不可及的幻境，人生——匆匆數十寒暑的人生，比之南柯一夢，尙覺渺茫！

世界是一個演悲劇的舞台，人類是那舞台中的演員，苦惱是每一齣戲的劇情，因為「苦」便是人生的真相。佛陀認為生老病死，是人生四大苦，此外更有「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尼采說：「世界是一個苦海，所謂快樂，都不過是忘却痛苦的時候，偶然有這種感覺而已。」羅素說：「人生如黑夜征途，縱然有時達到光明，也是不能長久居住的。」這樣說來，若用算學上的符號來表現人生，痛苦是正（+）號，快樂是負

1

悲劇的舞台之中，時時表演着人與人之間意志上的衝突，這衝突所表現的悲哀，煩惱，忿怒，恐怖，殘忍，愛，憎，偶然之間，激起了我們的同情，我們也許不惜灑一掬同情之淚。人世乃爲痛苦之淵泉，痛苦既無盡，淚亦無量數，叔本華喻人世爲「淚之谷」，是深味識得「人生」之言。

詩人的人的淚

詩人的感覺是銳敏的，他們不滿意於現實生活比較一般人尤甚，詩人的感情是豐富的，把「理智生活」看得太輕，所以常與政客，教士，以及普通世俗一般人立在反對地位，詩人時受世人排擠，非難，譏諷，侮辱，多不用文字或武力與世人駁辯抗衡，他們「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人間詞話），把世人的痛苦，擔在自己的肩膀上，使那痛苦轉爲自己的血和淚，從自覺的心泉中，通過每一枝血管，從手指流到筆端，從筆端流到紙上，散佈在人間，「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詩人的眼淚，畢竟是可貴的，但是世間有幾個能嘗到詩人的眼淚的滋味呢！

女人和嬰兒的「哭神經」特別發達吧！不然他們的眼淚爲什麼最容易傾瀉呢？是，是，女人富於同情心，感覺特別銳敏，嬰兒是入世不深，無所顧慮，月台海岸，送行的人，嚙嚙啜泣，放聲大哭，多生不是女人嗎？嬰兒在一求不得苦之下，隨時隨地都可呱呱的

哭，成人不惟不恥笑，而且表同情於他們，然而我們公認的具有一半女性而保存其赤子之心的詩人，只能在悲涼的月下，殘敗的花前，淒風苦雨的黃昏，四壁蟲聲的深夜，搔首踟躇，黯然飲泣！女人嬰兒的眼淚，多向臉上流，詩人的眼淚，多向腹中落，同是痛苦的表現，臉上流的淚與腹中落的淚，有酸苦不同的滋味吧！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陳子昂登幽州台

懷古

「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杜甫蜀相

「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李後主破陣子

「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李後主子夜歌

整個的人生，真堪痛哭，何況英雄末路，亡國「詞主」！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張籍節婦吟

「還卿一鉢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蘇曼殊本事詩

「未知心在阿誰邊，滿眼淚珠言不盡！」歐陽脩玉樓春

「而今才道當時錯，心緒淒迷，紅淚偷垂，滿眼春風百事非。」納蘭性德采桑子

—— 淚的人詩 ——

「碧玉莫愁身世賤，同鄉仙子獨銷魂；袈裟點點疑樓瓣，半是胭脂半淚痕。」蘇

曼殊本事詩

「停鍼無語淚盈眸，不但傷春更亦愁。花外飛來雙燕子，一番飛過一番羞。」朱

淑真羞燕

情是支持天地的柱石，愛是維持宇宙的綱紀，然而牠也是淹沒大地的洪水，燬滅人類的烈火。「天呵！慣把人磨，料無計將身脫愛河！」「煩惱重重縛愛神！」愛神石像前面的壘壠荒塚，那是青年男女的歸宿，情海愛河，那是青年男女的血和淚的匯繩，愛情的悲劇，永遠演在人世的舞台上，何必真的流着清清似水的淚珠，你纔感覺着悲傷呢？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古詩十九首

「終然別不見，流淚只自知！」李白獨不見

「徒倚懷感傷，垂淚沾雙屏！」古詩十九首

「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李白怨情

「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古詩十九首

「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歸來陌上相逢否？」歐陽脩蝶戀花

「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歐陽脩蝶戀花

「窗間斜月兩眉愁；簾外落花雙淚墮！」晏殊玉樓春

「奈每每人前道着伊，空把相思淚眼和衣搘。」歐陽修怨春郎

「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苦兮緣別離，十拍悲深兮淚代血！」

〔胡笳十八拍〕

「曲闌深處重相見，勻淚侵人頰。淒涼別後兩應同，最是不勝清怨月明中。」納

蘭性德虞美人

「多情自古原多病，清鏡憐清影。一聲彈指淚如絲，央及東風休遣玉人知。」納

蘭性德虞美人

「獨行獨坐，獨倡獨酬還獨臥。佇立傷神，無奈輕寒著摸人！此情誰見？淚洗殘妝無一半。愁病相仍，別盡寒燈夢不成！」朱淑真減字木蘭花

「塵滿疎簾素帶飄，冥成暗度可憐宵。幾回偷濕青衫淚，忽傍犀簪見翠翹。」納蘭

性德鵝鴨天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

春尚好，也擬汎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李易安武陵春

「爲向芭蕉問消息，朝朝紅淚欲成潮！」蘇曼殊東居雜詩

「一自美人和淚去，河山終古卽天涯！」蘇曼殊吳門依易生韻

「推枕鴛幃不奈寒，起來霜月轉闌干。悶懷脈脈與誰說？淚滴羅衣不忍看！」朱淑真冬夜不寐

詩人
人
——
生離死別，乃人生至苦之事，越是最鍾愛的人偏偏不能不分離，佛陀立爲「愛別離苦
人」解脫說，直欲使天下有情種子，提慧劍，斬情絲，然而苦海茫茫，幾人超渡？而詩人對
的
於別離，回環咀嚼，不惟不厭棄其酸苦滋味，而頗有「其甘如薺」的回甘的餘味，「偷搗
淚一把相思淚，當作珍珠寄故人！」真的，淚是灌溉人生的甘露，淚是裝飾人生的珍珠，假
使人世到處遇見的都是笑臉，聽見的都是笑聲，沒有愁苦，沒有怨恨，甚至沒有一滴眼淚
，你想那不成爲一個瘋狂的世界了麼？恐怕「人生」的嫩苗，終於爲了缺少灌溉而枯槁了
，恐怕可歌可泣的人世，終於變爲寸草不生的沙漠。

流淚有時是表示歡欣的，慰藉的，譬如「讀書替古人掉淚」，譬如一面揩着眼淚，一
面聚精會神的看舞台上的悲劇，譬如隔離了十年的母子的重聚，譬如十年音塵絕，一旦天

涯遇的故人的聚首，譬如破鏡重圓的愛人的相會，這正是含笑的淚眼，淚眼的微笑，是人間至苦而極樂的一剎那，是詩人最難描繪的幾幅畫圖，「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沾衣裳。」少陵迷離的淚眼，含笑的向着我們。

克里芒沙 Clemenceau — The Tiger 歐洲大戰中的豪傑，死時不令其親人至側，未嘗流涕，遺囑下葬不作臥屍，仍是頂天立地，「岩崎氏者，以窮漢而成日本之第一富豪，其死詩也，臥病數十日，未嘗一出呻吟之聲。」呻吟都沒有，更談不到流淚了。這種堅毅不撓的人精神，實有足多者，克制情感的工夫，有非常人所能及者，非此不足以率百萬之軍，非此的不足以起百萬之家，然以此畢竟不足以瞭解詩，更不能成為一個詩人。一生事業，終歸流水，蓋世英雄，終成枯骨，當臨死的時候，仍克制自己不可遏止的情感，這在詩人的眼裏，不又添加些流淚的資料嗎？

有人說「流淚是弱者的表現」，也許。但是詩人多半一生在痛苦中掙扎，含着眼淚與濁世奮鬥，你看見詩人臉上的淚痕，你看見詩人文字中的血跡，詩人向腹中迴流的眼淚，你不是用肉眼所能看見的，詩人的心雖像赤子之心，詩人的性格雖像女人的性格，但是詩人自有偉大的靈魂，慈悲的心腸，却不是弱者。

人間世不惟是苦惱的淵泉，而且牠的一切都在流轉變化，眼見「少者轉瞬便成老人，生者轉瞬變成枯骨，梧桐驚秋而落葉，家燕未寒而西飛」，在在堪傷，這在感覺銳敏的詩人，怎能不觸景傷情，黯然流涕呢？阮嗣宗痛哭窮途，納蘭性德灑淚於「人間富貴花」，我們知道詩人的流淚多半非關於物質上生活之缺乏，而是感於精神上生活之不能滿足！

罪惡侵蝕着詩人的靈魂，忿怒壓着詩人的肩膊，苦悶爬上了詩人的眼簾，悲哀佔據了詩人的心田，詩人眼裏流着淚，筆下流着字，在常人却「這也不過如是」的放過，在詩人看着人却重如九鼎，在一般麻木不仁的行屍走肉，以為「無端狂笑無端哭」的詩人，是真的無病的呻吟，詩人的眼淚却也不能因為他們就算白流。

—— 假使人生是一朵鮮花，那麼淚就是灌花的清水，詩人就是花兒匠，花是要花兒匠持取清水不時灌溉的，人生是要詩人不時用眼淚滋潤的，不然，生命之花，不久是要由乾枯而凋謝的。

兒島獻吉郎說：「詩人的生命，在他的血裏，詩人的財產，就在他的淚裏。」尼采說：「世間一切文學，余愛以血和淚書者。」

詩人的眼淚，畢竟不是白流的吧！



儀式與藝術序

于鶴年

英國哈里孫女士 (J. E. Harrison) 的古代藝術與儀式 (Ancient Art and Ritual) 是一本很有趣的討論藝術的性質與機能的書。其敘述方法很特別，以藝術的起原為研究的起點。因為空泛的議論固不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無從判斷其是非真偽；若是對於藝術的根本原流能够充分的了解，則藝術之為何物自然可以知其大體了。所以全書十之八九是探索藝術的祖先的譜牒之工作，只有其餘之一小部分纔是概括的敘述，關於藝術本身的討論，亦即是探索的工作之結論。本書是根據其研究藝術的起原之部分編成的。編者所以如此做的理由是：(一) 編者對於藝術的性質與機能諸問題不敢問鼎，而對於起原的研究則有極深的興趣，(二) 原書討論的態度周詳而綿密，可備學者的借鑒，(三) 引證豐富而新奇，供給我們不少社會學上，民俗學上，宗教學上，歷史學上以及考古學上的暗示。

，最便於解釋中國的禮教文物。至於原著者的根本理論是否頑撲不破，圓滿無缺，則非編者所欲聞問的了。

哈里孫女士以為藝術與儀式共同出於一種似儀式非儀式的原始儀式，而其動因則由於人生之需要。她搜集了各地方，各時代，種種不同的儀式——自尚包含在實際生活中的簡單的摹倣的動作，迄於與藝術混合的儀式，——與藝術的例證以顯示其間的關係之進展。以下幾項事實可以與中國古代典禮及社會習俗相比附。古希臘各地所行的春之儀式與中國自古流傳迄今其種子或尚未滅絕的迎春之禮很相似。二者都以牛為主要腳色，不過希臘用真牛，中國用土牛或葦席所製之牛，——這是編者所親見的。在希臘的春之儀式中有少年的持桂樹者，而中國的迎春的行列中的勾芒之神——俗稱芒神，——亦作童子的樣子，並且他手中所持的鞭子就是一段柳樹枝，有以前通行的歷書為證。其間最顯著的差別只是持桂樹者是活人而勾芒之神是泥塑的或紙糊的而已。中國古代的冠禮是一種新生的儀式，「入園」的禮節，其詳細的情形雖與克庫餘人，西色列婦人等所做的不同，而其意義則沒有多大分別。本書第五章說：

「我們由幼至長需要長時間的教育。而野蠻人則縮為幾天，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

教育，不過極其重視，使人可驚。這種程序稱爲入團，就是加入本族之意。各地所行

的禮節不同而其要點則相似。從此以後，兒童離開幼年的生活，變做發育滿足有用的人。」

又說：

「有時新生的意義並不實在的演作，只是暗示出來。起一個新名，教授一種新言語，穿一種新衣服，舞一種新舞，都算是暗示。」

這二段話不是與禮記冠義所說「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很相合麼？麥格尼西亞人待遇他們的聖牛，蝦夷人待遇他們的聖熊與古代中國人待遇祭祀的犧牲是一樣的優越。

序 術 藝 儀 式 禮
夷人射熊，中國古代祭祀以前則有射牲的禮節。說不定中國人祭祀以後的「受福」「賜胙」還有分領聖靈的意思呢？至於儻，編者敢武斷的主張就是「帶出」或「驅出」的儀式之一種，只於所帶出或驅出的不是「冬」或「死」，乃是「疫」。我們中國人戴了歷史的，遺傳的眼鏡去看古代近世的禮教文物總不容易得着真像。然而摘去眼鏡亦非容易，非有異族的外國的相類的事實做參證不可。所以編者藉着一個題目——儀式與藝術的關係——編了這本區區的小冊，以供喜歡研究中國事情——即所謂「國故」或「國學」的人，——尤其

是喜歡研究中國上古史的人，之茶餘酒後的消遣。我們所自豪的五千年來精神文明，最膾炙人口的唐虞三代黃金世界，經此小小的照妖鏡照過，多少亦可以露出些原形來。

此外鄭重聲明：（一）書中的理論與所引證的事實，以至於編纂的體裁，完全採自哈里森女士的原書，編者不敢掠美；（二）一切疵謬均由編者負疏忽的責任。

民國十七年，八月一日作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五日改定

附全文目次

- | | |
|-----------------|-----------------|
| 第一章 緒言 | 第二章 原始的儀式 |
| 第三章 時季的儀式 | 第四章 希臘頌神歌之研究(上) |
| 第五章 希臘頌神歌之研究(下) | 第六章 儀式與希臘戲劇(上) |
| 第七章 儀式與希臘戲劇(下) | 第八章 儀式與希臘雕刻 |
| 第九章 結語 | |



儀式與藝術

于鶴年

第八章 儀式與希臘雕刻（上）

我們由戲劇走到雕刻跳了一大步。我們以前所談論的是活動的，活人做的事體，現在則說到製成的，物質的，固定的，可以常常看的東西。

我們現在討論向被輕視的藝術家，藝術作品與觀眾或觀賞者三者的分別。我們必要嚴密的區別他們。藝術家可以變做他自己的作品的觀賞者，然而觀賞者不就是藝術家，雖然他有時是一個人。藝術作品一經作成，就永遠與藝術家及觀賞者分離了。而在原始的隊舞之中，藝術家，藝術作品與觀賞者三項混合一處，或者說他們尚未分開。討論藝術的書籍常於起首之處略述粗劣的裝飾畫，以後就引入繪圖及雕刻之研究，在末尾纔稍稍述說儀式

的舞蹈之原始狀態。然而依照歷史及論理等方面看，却是原始狀態的，混亂狀態的舞蹈最先發生。在舞蹈之中，情緒的元素佔大部分，表現的元素佔小部分。歷史的事實暫可不問，就是這種原始狀態，混亂狀態，亦足以使我們從論理上確信舞蹈是最先發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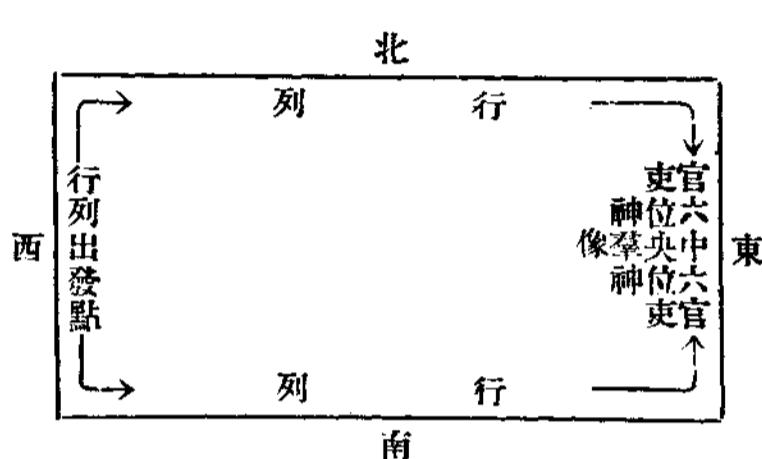
我們現在舉出二個例證以解釋希臘雕刻之意義，且表示他與儀式接近之密切。這二個例證大約是在現存的雕刻品中我們最熟知的，一個是浮雕，一個是立體。浮雕是雅典的亞西娜(Athena)女神廟——巴西農(Parthenon)——中的雕刻「潘亞森尼亞」(Panathenia)的儀式的雕壁。立體是現在陳列於羅馬教皇宮中的亞波羅像(Apollo Belvedere)。我們依年代的先後依次討論之。因為實物不能放在我們的面前，所以我們不能討論形式與技術等機械的問題，只可考索他們是為甚麼纔有的，人們要他們做甚麼？巴西農的雕壁現藏英國不列顛博物館(British Museum)；亞波羅像則藏於羅馬教皇宮中，觀賞他們的機會都比較的少，不過他們的模型與照片都容易得到。至於本書所附各圖，只能略示大概而已。

雕壁原本嵌在巴西農——雅典的守護女神的廟——的「西拉」(Cella)——最內的神座，——之中，環繞四壁的上部。後來有一個英國人——伊里金爵士(Lord Elgin)——以數百磅咖啡與數百碼紅布的代價將他買了，從壁上挖下來，運到不列顛博物館，作為國

家紀念品。若想了解他的意義，必要想像他仍在原處，——巴西農的「西拉」(Cella)的壁上。在「西拉」(Cella)之中本有一座偉大的金和象牙製成的亞西娜女神像。四壁之上則雕刻了她的人民——因為她是雅典的守護女神——對於她的崇拜。壁上所雕的乃是一種轉變入石的儀式的行列，「潘亞森尼亞」(Panathenia)的行列，紀念亞西娜女神的雅典人的行列。亞西娜就是雅典城的化身。

雕刻的藝術——至少在這一列是如此，——出於儀式，以儀式為其主題，即是附有實體的儀式。在任何博物館中，都有許多這類的東西。實際上一切從古代傳到現在的浮雕——其中一大部分在較晚的時期——若不是表現英雄的故事，就是儀式的浮雕，我們可以呼這種的浮雕為還願的浮雕，還願的浮雕就是轉變入石的祈禱與頌讚。

我們對於隊舞討論已久，對於行列則甚為簡略，然而行列在儀式中的地位却亦十分重要。現存的各派宗教中差不多都沒有儀式的舞蹈了，唯有行列尚未消滅。行列是一種工具，他能够法術般的傳佈神賜的恩惠於人民，而人民亦可以藉之而得結合。現在「五朔后」與「綠約翰」沿門巡行的目的雖是為斂錢，而其本意則為傳佈神恩與麥格尼西亞的聖牛的行列及庫貢島的聖牛的行列無異。



圖三 第

布配之上壁雕在列行的「亞尼森亞潘」

「潘亞森尼亞」(Panthenia)的行列的目的是甚麼？他是結合全雅典的行列。他的目的

雕壁的情形大略如下：（參看第三圖）雕

壁上的行列由西向東而列，西端爲出發點，東端爲達到點，南北兩面壁上則作對稱的排列。若聯結東西兩壁正中之點作一直線，則可將全體雕壁分爲南北二半，南半與北半差不多是相似的。東壁中部有十二位尊神列坐其間，神之近旁即爲行列的前部。與神相對的西壁所雕者爲行列的後部，是一大隊騎馬的雅典少年。馬隊之前爲戰車，再前爲做犧牲用的綿羊與牛，再前爲獻祭所用的器皿，笛，琴與盛供品的籃子及盤子，最前爲攜帶開花的橄欖樹枝的男子，與攜帶水瓶及水杯的少女。有一羣官吏面向行

列而立，似乎是指揮，歡迎或監視這一隊行列。神與人一同歡樂，因為神不過是人的投射與反映。

這種重大的行列以供犧牲與公共筵宴——如同麥格尼西亞地方吃聖熊肉的聖餐禮，——為最高點。「潘亞森尼亞」(Panathenia) 是一種重要的節日，包含多種日期不同的，性質不同的儀式與禮節。其中有始於雅典尚隸屬於克里特之時代的武裝舞蹈，與皮西斯特洛塔斯所規定的荷馬的詩歌之背誦。

藝術雖然是生活的扮演，但是有幾位理論家以為他不過是一種遊戲本能的擴張，一種餘剩的活力與能力之縱放。這不是我們的意見，然而因為藝術與自動的反應分離了，自然其中加入一種娛樂的元素。希臘人以為宗教與節日的觀念特別有關係，而不與齋戒的觀念相連。這是有注意之趣味的。修西地特斯不能算放縱的人，然而他以為宗教是辛苦以後的休息。他在比羅奔尼撒斯戰史中記述柏爾克里斯 (Pericles 雅典政治家) 的一段話如下：

「再者，我們為我們的精神設備了許多娛樂的機會，整年的有運動與獻祭的舉行。」有人以為宗教似乎是一種合理的社會娛樂，宗教的禮節可以使不甚有錢的人民得享受適宜的娛樂，不然就沒有快樂了。

「潘尼亞」(Panathenia)的行列有一個特別的目的，比任何重大的政治的或社會的結合更為原始的目的。幸而這個目的就從雕壁東端中央一片上所刻的看出來。(參看第四圖)上邊有一個祭司從一個童子手中接授一件大「皮波洛斯」(Peplos)——大袍，這件



圖四 第
部中之端東壁雕

「皮波洛斯」(Peplos) 是雅典少女爲亞西娜所織結的，每五年貢獻給她一件。巴西農中的金與象牙所做的神像本無須乎穿袍，她大約不會知道要一件袍做甚麼用，她的衣服是金做的，頭戴金冑，手持金盾。然而還有一個更古的亞西娜女神像，一個古代的聖母像，其形成的年代在她尚未變做女戰士以前。這個神像用木料草草削成的，穿了衣服，飾作偶人的形狀，像一個「五朔后」似的。「皮波洛斯」(Peplos) 原來是貢獻給這位的。這件袍使我們回憶從前「時季」的精靈及人民的幸福與一個粗製的偶像的關係。「時季」的生命每年死而復生。每年做一個新偶像既不經濟，又不方便，所以採用一個簡便的方法，使偶像的生命因改換衣服而得重生，由每年貢獻給她一件新袍而得重生。我們記得塔倫基亞地方的儀式中之新偶像因爲穿了舊偶像的襯衣就得了故有的生命。我們還可以追溯到一更早的時期，那時的「潘亞森尼亞」(Panathenia) 完全沒有偶像，只於每年有一條五朔柱，一條掛了錦帶，餅餌，果實與其他相類的東西的樹枝。雅典有一株神聖橄欖樹，呼做「摩里亞」(Moria) 或運命樹。做這一條五朔柱的樹枝就是從那棵樹上砍下來的。柱上繫了飄帶，掛上食物，在「潘亞森尼亞」(Panathenia) 節日，人們帶了他到亞可羅波里斯山上獻祭於城的守護女神亞西娜，並且當去的時候，他們唱古舊的「伊里香」(Eiresione) 的歌。

這棵「摩里亞」(Moria) 或生命樹就是雅典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城的生命，使城得有食物，得享受光明。當波斯軍隊劫掠亞可羅波里斯山的時候，他們將神聖橄欖樹燒了，似乎一切都沒有希望了；然而在第二日此樹發了一個新芽，人們纔知道城的生命未曾消滅，還可復興。

「潘亞森尼亞」(Panathenia) 的行列中所帶的神聖的樹乃是雅典的重生的生命之化身，與亞西娜是雅典城的化身相彷彿。

「潘亞森尼亞」(Panathenia) 並不是一種春節，舉行的時候在天氣炎熱需雨迫切的赫克托姆倍安 (Hecatombian) 月中。這月是雅典曆法中的第一月。慶祝的那一日乃是亞西娜的生日。當女神變做女戰神的時候，傳言中說，她生在亞林普斯山，全身鎧甲的從她的父親的頭中跳出來，那時已經成長了。她實在生在地上，她的生日就是帶來復歸的生命之新年的起首之日。神的生日各地不同，人們若只於留心新綠——生命的象徵，——實際從地上生長一件事實，則這個生日就在春天；他們若知道時季要依賴太陽或太陽為需要降雨的原因，生日就在仲夏；若在人們恐怕失落太陽的地方，就在仲冬。總而言之，巴西農的雕

壁不過是一種轉變入石的原始節日，凝結成固體的儀式。

我們現在研究我們的第二例證，亞波羅像。（參看第五圖）



第五圖
亞波羅像

他似乎不是原始藝術，乃是純粹的簡單的藝術，與儀式顯然分離的藝術，為藝術本身
的藝術。然而我們從這個時期較晚而製作完備的作品之中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出藝術與儀式

之內在的關係。我們像是要走過引導實際的生活變做藝術的儀式的橋。

這個有名的亞波羅像之製作的時期現在尚不能斷定，然而他顯然是一個屬於紀元前第四世紀樣的摹本。他所做的是甚麼動作呢？這個問題與其暗示出來的答語已經充滿了許多本著作。結果只有一個答語，「我們不知道」。起先以為亞波羅是正在引弓放箭。我們所以如此推測者，因其姿式似乎是放箭，然而那種姿式用飛翔的動機亦可以說明。另一個可能的解決是亞波羅用高舉的手揮舞宙斯的盾，山羊皮製的盾。還有一個暗示是亞波羅手持一條桂樹枝，成爲「德夫尼夫羅斯」(Daphnephoros)——持桂樹者，(Laurel-Bearer)——之狀。

我們不知道這個亞波羅像原來是不是手持桂樹枝，然而我們實在知道做一個持桂樹者乃是神的最緊要的職務。我們立刻可以猜想亞波羅亦是像狄奧尼沙斯似的部分的出於儀式，一種持桂樹的儀式，一種呼做「德夫尼夫里亞」(Daphnephoria)的儀式。我們至今尚未能瞭然這種儀式是甚麼樣子。波瑞尼亞斯的筆記是我們關於這些古代的節目的知識之主要的來源。當他旅行到提伯斯的時候，他看見過一座貢獻於亞波羅神的山，他於描述山上的廟宇之後說道：

「以上的風俗我們知道在提伯斯尙能通行。選出一個出自名貴之家的，貌美體健的兒童當做亞波羅的祭司，任職一年。贈給他的稱號是「德夫尼夫羅斯」(Daphnephoros) 持桂樹者，因為這些兒童戴着桂樹做的冠。」

我們現在確切知道這種每年一任的祭司是誰了。他們就是「五朔王」，「綠約翰」。贈給他們的稱號即足以證明他們是手持桂樹枝的。不過波瑞尼亞斯僅僅提出一個花冠作證。另有一位古代著作家則給我們一個更為詳細的說明。他在持桂樹者的節日之描述中說：

「他們用桂樹及許多別的花裝飾一條橄欖木的柱。柱頂上安放一個黃銅球，他們在球上又掛了幾個小的。他們在柱的中部旁側安放一個比大球小的球，用紫色帶子繫住。柱的下端以紅花飾之。他們以為柱頂上的球是太陽，拿他實在的比做亞波羅。其下的球是月，懸掛的球是星宿，飄帶是一年的經過，因為他們共有三百六十五條。「德夫尼夫里亞」(Daphnephoria) 由一個兒童前導。這個兒童的父母必須都要生存。與他有最近親屬關係的男子帶了這條裝飾的柱。後隨的持桂樹者自己手持桂樹枝，他披散着頭髮，戴了一頂金冠。穿了一件垂到足前的華麗的袍，足着輕快的鞋。他以後是一隊少女，手持樹枝以加強頌歌的祈禱之力。」

這是我們所能知道的古代的最精細的五朔柱的禮節。代表日月星宿的銅球指示我們人類曾經過一個時代，在那個時代，人們知道一定時期的地上的出產乃依賴於天體。三百六十五日的年是太陽年。自從有了太陽年，又找出冬夏二至的日期，仲冬及仲夏便與春季一樣的重要了，還許較甚一點。不過舉行「德夫尼夫里亞」(Daphnephoria) 的日期尚不能考出來。

在崇拜亞波羅的中心點德里斐地方，有一種節目，呼做「斯提波特里亞」，(Stepteria) 或是做花冠的人們的節日。有一位基督教的主教聖西波利安(St.Cyprian) 告訴我們說，他曾加入過這個秘密祭典。在特姆波(Tempe 在希臘北部) 地方，——一個奇怪的山谷，乃是礎石多石的希臘中生長植物最多的地方，那裏的桂樹至今尚叢生成林，——有一片祭壇，壇傍有一棵桂樹。傳言說：亞波羅會用這棵桂樹的枝葉爲他自己做一頂花冠，並且他手中所持的桂樹枝亦是這棵樹上的。德爾斐人派遣閥閱之家的兒童組成行列，到特姆波去，做一回莊嚴的獻祭，戴了神所取以做冠的桂樹的枝葉做成的花冠回來。

我們很容易猜想希臘人是喜戴花冠的民族，那種簡單的舉動在現存諸民族中都不十分流行。其僅存者，或是兒童在生日那一日戴上花冠，或是在結婚的時候戴花冠，然皆偏於

一方，未能普遍，這種風俗原有一種熱烈的實際的目的，不過我們不知道。古希臘人所以戴花冠持桂樹的原故並非因為他們是詩人或藝術家，乃因為他們是演作儀式的人，他們可以引回「時季」及其出產。現在希臘人結婚的時候，新郎同新婦都戴花冠，以象新生命的開始。英國兒童雖不知道戴花冠的本意，而每過一次生日，亦可以說他的生命重生一次。

所以亞波羅與狄奧尼沙斯，「五朔王」，「綠約翰」等相似，亦是出於儀式的。現在我們考察他如何從儀式中發展出來。在第五章中，我們曾論到扮演作用。我們想亞波羅乃是一種觀念，一種由抽象作用及想象作用所做成的東西。他未嘗存在，且永不能存在。然而原人不會對於抽象作用發生關係，亦絕不能崇拜抽象作用。按我們以前所知道的事實推測，其儀式的真像大約如是：逐年選出一個兒童，手持桂樹枝，以便將五月引回來。每年的兒童不同，其所攜帶的桂樹枝亦不同，然而從別一方面觀察，兒童永遠是一樣的，永遠是持桂樹者，永遠是一城市或鄉村的幸福之所在。這個持桂樹者在過去，現在與將來永遠是同一的，亦就可以算是一個。他就是造成神的素料。神出於儀式，漸漸的脫離儀式。他得一種生命，遂與儀式分離而獨立。他是藝術之初步，逐漸與凋萎的儀式分離的，存於心中的藝術作品。以後乃變做實在的藝術作品，石上的摹倣。其發展的階段是：先為自動的

，反應強烈的，實際的生活；次為反動微弱的，生活的摹倣，儀式；再次為儀式所投射的想像，神；最後是想像的摹倣，藝術作品。

我們現在纔知道為甚麼人們常呼藝術為宗教的侍婢之故了。他並非真是侍婢，不過是從儀式出來的。他向外跳的第一步是神的想像。希臘，伊及，與亞西里亞的原始藝術除了表現儀式，行列，獻祭，祈禱及法術等事。就是表現出於儀式的神之想像。無論追尋那位尊神的踪跡，只要到了他的發源之地，你就要看見他藏在一個儀式的殼之中，慢慢的從那裏脫出來，先是每年一次的精靈，以後便是永存不朽的神。

我們已經知道戲劇如何從儀式中出來，一部分舞蹈的人如何從歌舞隊中漸漸的退出來，成爲坐在一旁的觀眾，而其他一部分舞蹈的人如何漸漸的退到舞臺之上，貢獻給觀眾一種可以觀賞的演作。我們已經知道做的事如何變做看的事。我們又知道如何在這種客觀的態度中，有藝術家與觀賞者之要素存在。賽斯皮斯的戲劇只有一個演員，後來亞斯齊拉斯纔加上第二演員。這位演獨角戲的演員就是持樹枝者，「五朔王」，帶出的「死」，帶入的「夏」，「生命」及「新年」之精靈。

「五朔王」——歌舞隊的領袖，——不僅誕生了戲劇的第一演員，且誕生了神，狄奧

尼沙斯或亞波羅。一位神道從一種舞蹈或行列中生出來似乎是一種奇跡，因為舞蹈與行列並不構成我們的生活中之必要的部分，且並不引起任何強烈的緊張的情緒。然而希臘人從未將神與舞蹈完全分開。在希臘詩人與哲學家的心中似乎淹留着一種半自覺的記憶，以為至少有幾位神是實在出於儀式的舞蹈的。柏拉圖在法律篇（Laws）中討論韻律對於教育的重要之處說：「神憐愍勞苦的人，規定宗教的節目的秩序，給他們休息的時間，且將繆斯（Muse 文藝之神，凡九位）與亞波羅，繆斯的領袖，——做為他們的飲宴的伴侶。」他又說：「一切動物之幼者不能寧靜，無論是身體或是聲音。他們必要跳躍歡呼，並且他們必要發出各種聲音。然而動物對於他們的動作沒有秩序與紊亂之觀念，各位被委任為吾人的舞伴的神則給我們一種覺知韻律與和諧之快樂的感覺。所以他們鼓舞我們，且引導以歌舞使我們結合的隊伍，這隊伍即是我們所呼為歌為隊的。」引導舞蹈的不只是亞波羅與狄奧泥沙斯，就是亞西娜亦作皮里希克（Prynic）舞。柏拉圖說：「我們的童貞聖母喜歡各種舞蹈，以為空手不適於舞蹈，她必要全身鎧甲，穿着這種裝束直到舞蹈之終。少年男女為戰爭之實在的需要與節日二種原因應該從各方面摹仿她的榜樣，敬禮女神。」

柏拉圖不自覺的將事實的秩序顛倒了。戰爭之實在的需要在先。赴戰的人隨從一個全

身鎧甲的領袖去敵擋實在的危險乃是真正的生活。後來纔有儀式的戰爭的重演。戰爭的重演並不實在的爭鬥，只是一種戰爭的摹倣。不過其中亦有一個領袖。動作漸漸的變為觀賞的東西。從周期的「德隆美農」(Domenon)——逐年重做的儀式，——生出想像的永久的領袖，神狄奧尼沙斯，亞波羅或亞西那。本來是戰爭在先，神在後；今他反勸人為戰爭而敬禮從戰爭之實際生活中生出來的武裝女神，所以說他是將自然的秩序顛倒了。

我們結束一句：希臘雕刻就是凝成固體，轉變入石的儀式與神。

第九章 結語

全書的大意可總結如下：

儀式與藝術都出於人生的需要，而藝術又出於儀式，所以儀式的地位恰介在實際生活與藝術之間。

人在生活的途中有許多阻礙，困難。這些阻礙，困難，唯有我們近代人或許能夠克服其一部分，而在原人則實無法處置。但是這樣刻不容緩的問題不能置之不顧，於是乎他們

根據自己的情緒想出一個極神秘的方便法門，法術的摹倣的蹈舞，——原始儀式。他們所作的舞蹈是簡單的，若干人合作的。他的欲望不僅由舞蹈表示出來，且以舞蹈求滿足其欲望。他們信這樣就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後來舞蹈進化了——不過心理的態度是不能變的，而且必須多人合作，——於是成爲我們所呼做儀式的。儀式的樣子很多，或爲遊行的行列，或爲分享聖靈的聖餐，或爲一種競賽，或爲一隊歌舞隊，或做種種希奇古怪的事體，而凡在一定日期舉行的儀式皆算做節日的儀式。

原人心中所念念不忘的是食物供給問題。食物供給之盈縮視氣候之變遷，而氣候之變遷乃由於時季的轉移。所以時季對於食物供給有關係。食物的生產春夏盛而秋冬衰。因此原人多舉行引入「春」「夏」，逐出「秋」「冬」，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時季的儀式。這種儀式是周期的，因爲時季是周期的。舉行的時期則視各地方的生活情形而異。又因爲春夏有生象，秋冬有死象，遂在冬春之交舉行驅「死」迎「生」，更新生命的儀式。至於預測天象，救日，求雨的儀式亦是與食物供給有關係的。這許多時季的儀式中以希臘戲劇所從出的希臘人所舉行的春的儀式爲最熱鬧。重生的儀式亦是一類重要的儀式。原人從少年到成年是要重生——儀式的重生——一次的。他經過重生之後便是社會中之一員了，可以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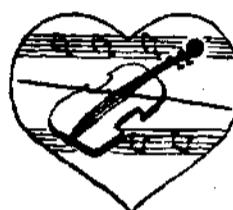
與本族的「聖靈」，分享「聖靈」的儀式是另一類重要的儀式。「聖靈」是抽象的，而以一種自然物為象徵。人們以種種的方法使「聖靈」充分發展，然後大家分享之。

儀式的初步只是扮演所欲望的事或物，與法術的摹倣的舞蹈相近，不過比較複雜些。因為儀式是多人合作的，所以要有一個動作的中心點。這個中心點或者是一個自然物，或者就是演作人的領袖。後來乃造出偶像來。動作的中心點便是偶像的前身。偶像進步而為神，原始的神——近世宗教中的神與此不同。

儀式在人類心中的根據是信仰。信仰是盲目的，所信仰的與實際的經驗未必完全符合。一旦發現了這個差別，疑心遂侵入信仰的領域，於是儀式乃受了致命傷。儀式衰了，藝術興起。儀式本是做的事，今乃變為看的事。

這種由儀式到藝術的變遷，在希臘戲劇的組織與劇場構造之發展史上所表示出來的最為清楚。希臘戲劇中有許多部分我們以為是呆笨板滯的東西，實在就是儀式的遺形。精神死了，形式尚存。希臘劇場原來只為一片作舞場用的演作場，以後纔加上觀眾的座位與演劇的舞臺。並且希臘戲劇雖然已經離開儀式，而其演作多少尚與儀式及神有一點關係。不僅戲劇如此，就是希臘雕刻亦多為轉變成石的儀式與神。

(完)



木蘭詩作於韋元甫考

羅根澤

我在胡笳十八拍作於劉商考裏說：『唐代出了兩件大同小異的偽詩事件：一，韋元甫作了兩篇木蘭詩，恐怕人說沒有來歷，由是說一篇得自民間。一，劉商作了兩篇胡笳十八拍，恐怕人說沒有來歷，由是說一篇作於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已經考辯過了，現在再來考辯木蘭詩。木蘭詩的歌詞如下：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轡，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耶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娘喚女

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万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願，『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耶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髮，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直題韋元甫的一首也錄下，以資比較考辯：

木蘭抱杼嗟，借問復爲誰？欲聞所憾憾，感激彊其顏：『老父隸兵籍，氣力日衰耗，豈足萬里行？有子復尙少。胡沙沒馬足，朔氣裂人膚，老父舊羸病，何以彊自扶？』

木蘭代父去，秣馬備戎行。易却艷綺裳，洗却鉛粉妝；馳馬赴軍幕，慷慨携干將

○朝屯雪山下，暮宿青海傍。夜襲燕支虜，更攜于闐羌。將軍得勝歸，士卒還故鄉。

父母見木蘭，喜極成悲傷。木蘭能承父母顏，却御巾幘理絲簧。昔爲烈士雄，今

復嬌子容。親戚持酒賀，父母始知生子與男同。

門前舊軍督！十年共崎嶇，本結兄弟交，死戰誓不渝。今也見木蘭，言聲雖是顏貌殊；驚愕不敢前，歎重徒嘻吁。

世有臣子心，能如木蘭節，忠孝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滅！

我爲什麼說兩首都作於章元甫？

(一)宋人編的文苑英華本來二首都在章元甫的名下。

(二)古今樂錄說：『木蘭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史中丞章元甫續附入。』

(樂府詩集引)可見木蘭詩的傳出始自章元甫，採之何書？得自何處？前無傳授，至章始出，我們如何能說不是他的本號自造？

(三)沈德潛在他編的古詩源裏說：『唐人章元甫有擬木蘭詩一篇，後人並以此篇(唧唧復唧唧一篇)爲章作，非也。章係中唐人，杜少陵草堂一篇後半全用此詩章法矣。斷以梁人作爲尤也。』

據沈德潛的話，知道『並以此篇爲韋作也者，大有人在。至於說杜草堂詩用此詩章法，始於劉後村；後村詩話說：『子美草堂詩「大官喜我來」四韻，其體蓋用木蘭詩「耶娘聞我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弟來，當戶當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致杜詩原句爲：『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裙；鄰舍喜我歸，酌酒携胡盧，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邱墟。』』不錯，這兩詩的章法誠然有點相像，但不見得不是此詩用杜詩章法，不能一定說是杜詩用此詩章法。那末，反對是韋作的理由完全佔不住了。

(四)詩中說『策勳十二轉』，純爲唐時勳官制度。據唐六典：西魏的末年，始置柱國，用旌旗秩。後周建德四年，初置上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上柱國，柱國之制，以賞勳勞。是後周已開了累轉之漸；但轉授的制度未詳，等級的分別，也不可曉。到隋開皇初年，置上柱國爲從一品，柱國爲正二品，上大將軍從二品，大將軍正三品，上開府儀同三司從三品，開府儀同三司正四品，上儀同三司從四品，儀同三司正五品，大都督正六品，帥都督從六品，都督正七品，總十一等，以酬勤勞，是勳績高下，到隋朝始分別規定。但只有十一等，與十二轉之數不合。唐因隋制，凡勳十二等：十二轉爲上柱國比正二品，十一轉爲柱國比從二品，十轉爲上護軍比正三品。

，九轉爲護軍比從三品，八轉爲上輕車都尉比正四品，七轉爲輕車都尉比從四品，六轉爲上騎都尉比正五品，五轉爲騎都尉比從五品，四轉爲驍騎尉比正六品，三轉爲飛騎尉比從六品，二轉爲雲騎尉比正七品，一轉爲武騎尉比從七品。於是勳官十二轉的制度纔完備了。

○(1)

再據通鑑武德（唐高祖年號）七年三月初定令：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同年四月朔，頒新律令。是十二轉的制度，創始於武德七年，前此無有；而此詩著作的年代必在武德以後。

再考白居易題木蘭花詩說：『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知此詩必作於白居易以前。

白居易生於大曆七年（七七二），卒於大中元年（八四七）⁽²⁾。章元甫的生年不可考，卒年在大曆六年（七七一），他在大曆以前已經坐過滑州白馬尉，充過支使，累遷蘇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那末，他恰當白居易以前，武德以後，正是木蘭詩產生的時候，而且就是從他手裏拿出來的，我們哪能不說是他的創作呢？

(五)一時代有一時代的作風，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作風，對文學有相當研究的人，不用

證據，祇憑直覺的觀察也可以推測時代及作者。章元甫既然有意說一篇是自己所作，一篇是從他處獲得，他必極力的設法叫兩篇的風格不同。但你翻開兩篇一看，便立刻感覺着太相同了：兩篇都是以五言古體為主，而每每羼入五言以上的長句。託名不知作者的一篇說木蘭從軍來後：

『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戶理雲鬢，對鏡貼花黃。』

直題章元甫的一篇也用同樣的筆調換一換說法，敘木蘭將要從軍的時候：

『易却紈綺裳，洗却鉛粉妝；馳馬赴軍幕，慷慨攜干將。』

他其各處的筆法，字法，句法，風格，沒有不相像的，顯見是出於一人之手。有這五個證據，所以我才敢大膽的說是章元甫一手所造。

(一)六典的證據，是姚大榮先生找出來的，他有一篇木蘭從軍時地表徵，載在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二號。他知道『十二轉』的制度是唐朝才有的，但他偏要說木蘭詩作於隋唐間梁師都時，謂：『豈詩本作十一，唐人傳鈔，援時制增改之歟？或解事天子因緣隋制，特增一等，與唐有同歟？』改文就己，謬誤之至。

(2)此據舊唐書。新唐書及李商隱所撰白居易墓誌都說死於會昌六年(八四六)

比舊唐書說早一年。

(3)據舊唐書一一五本傳。

一九，一，二九，於天津女子師範學院。

詩

郝淑菊

無水無山落照明，故鄉何處着閒情？飯後樹陰揮扇坐，雨餘花徑杖藜行。

愁吟當日別離詩，怕想紅樓聽雨時，從今不恨花開晚，自是開遲落亦遲。

晚景蒼茫晚日黃，別離雖短別愁長，早曉今朝秋雨至，昨宵枕簟覺微涼。

一九三〇，七，家居時作

—係關之國中與及突衝之洋平太在美日—

日美在太平洋之衝突及與中國之關係

苑邦志



讀書札記

太平洋上沿岸的國家：屬於亞州者有

，厥爲日美兩國。

中國，日本，暹羅；屬於美洲者有美國，

美國在太平洋上之形勢及其方策——

墨西哥，中美六小國，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智利；其餘如安南，西伯利亞——

美國跨大西太平兩洋之間，獨立以後，日漸強盛。一八二三年宣布孟祿主義，稱霸於新大陸。南北戰爭告終，國基益固，遂圖向外發展，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之結果，佔領非列賓羣島，並於同年收取夏威

，加拿大，阿拉斯加，大洋洲諸島，則分屬於英法美俄日荷葡等國。然此諸國中，

在太平洋上具有雄厚實力，而爭執牛耳者

—係關之國中與突衝之洋平太在美日—

夷羣島。一九〇〇年又與德國共分三毛亞羣島。其勢遂突飛於太平洋上。自一九一四年巴拿馬運河告成，美國大西洋太平洋兩岸，連成一氣，其勢益進。加以歐戰期間，產業之發達，進步至速。其經濟力已超歐洲之上，包容美洲，而支配亞澳，幾乎爲世界之領袖。其在太平洋中之形勢，北以阿留西安羣島中之荷蘭港，西以關島，東以夏威夷島，南以三毛亞島爲基點，構成「四邊形陣容」而保持太平洋上之勢力。其對於亞洲，則又以舊金山，夏威夷，關島，非列賓，構成一「長蛇陣線」，昂首於中國南海，保持其海上交通之自由，以經濟力與日本角逐於中國之市場。

並極力擴張其海軍，以維持其優勢。蓋美國已視太平洋爲其內海，橫厲無前，睥睨一切，大有不容他國插足之勢焉。

日本在太平洋上之形勢及其方策——日本乃新興國家。自明維新以來，採用西進政策，國內產業發達，海外日見活躍，六十年中，已躋其地位於強國之林。其國北自千島羣島，南至台灣，宛如長蛇，蜿蜒於太平洋上，自據優勢。歐戰後得有德領太平洋。赤道以北諸島，其勢已伸入太平洋之中心，南窺澳，而東逼美。蓋其國以西進爲政策，侵略朝鮮滿蒙中國，已大得其志。近爲爭太平洋上之霸權，而謀獨佔亞洲之權利；故遂向東發展，以與美爭

霸於太平洋。日本者，實今日最具野心，向外侵略而謀發展之國也。

日美在太平洋上之衝突——日美立國於太平洋東西兩岸，均抱獨霸太平洋之野心，故太平洋上之衝突，實以美日為極烈。

蓋美國既布其「四邊形陣容」及「長蛇陣線」，把持太平洋上之霸權，而伸其勢力於中國，而日本自得德領太平洋赤道以北諸島，實足以破壞之而有餘。蓋諸島散布北太平洋中，其經濟力雖小，而軍事上之價值則甚大。戰時布置水雷，及潛水艇之埋伏，均可阻止美國軍艦之活躍，及妨害其西進之路程。美國為保持太平洋上之勢力，及通中國航路之自由，對於日本之威

脅，實所不能兩立。故兩國國交，日就惡化，戰機一觸即發，其所以未至決裂者，蓋雙方之準備，尚未充足，故苟延時日耳。

太平洋的戰爭，遲早不免，而日美在太平洋上之競爭，其目的地則均在中國，是誠吾國將來存亡之關鍵也。設戰爭驟起，吾國應取如何態度？助美歟？助日歟？中立歟？此乃最大之間題也。若我國助日攻美，是無異助敵以增敵人之力量，速自己之滅亡。其禍將不減於日俄戰爭之韓日攻守同盟，敗則與日分罪，勝亦難免為朝鮮第二，乃自取滅亡之道，萬不可行者也。

——係關之國中與及突衝之洋平太在美日——

，雖提倡中美親善，但美國對我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政策，亦不過「有飯大家吃」之經濟侵略，美國全勝之後，其橫暴將絕不下於日本。况一旦美日開戰，設我國海軍仍不足以自守，海戰為不可能，而美國又遠隔太平洋之彼岸，遠水不能救近火，其結果不外中國獨與日本陸軍相戰而已。我國所受之損失，殆不可計算，此種有害無利之危險政策，又決不能採納者也。中國助日攻美不可，助美攻日又不可，然則我國惟有嚴守局外中立矣。但當日俄戰爭時，中國曾守中立，日本對德宣戰攻青島時，中國又曾守中立，結果皆被捲入漩渦，為人犧牲，大日本雜誌論太平

洋戰爭：謂「中國若加入美國，我國當以中國為敵，不須顧慮，而攻擊席捲之。」

觀日本陸軍界之言論，與兩次海軍之操演，可知日本對美作戰之計劃，已存心破壞中國之中立，日本之敢於對美言戰者，實視中國為囊中物——中國若果如日本之意，以供給其軍需糧食，則中國對美所負國際法上之責任，異常重大，中國無異為美國之直接敵國矣。設美日戰起，中國之困難，決非僅如日俄日德戰爭時制定戰地可比，實處於左右為難之困境。故將來太平洋問題之解決，實觀夫吾國之能否自強，若吾國自今強盛，獨霸太平洋，太平洋問題可即刻解決，否則危險萬狀，無以自脫矣。國人其忽醒！

不平等條約加於我國之影響

任秀卿

——響影之國我於加約條等平不——

自西方東漸以來，列強之拓殖怒潮早已風靡世界。資本帝國主義，高度發展，攘奪世界市場之競爭，遂愈演愈烈。弱小民族，遭其荼毒者不勝枚舉。我國素以地大物博著，更為帝國主義者所垂涎，已淪於半殖民地。其所以致此者蓋原於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也。當清季中葉，海禁大開，外人來我沿海貿易者，日益頻繁。中外間之交涉事務，亦從此漸多，因而國際條約逐次成立。所訂之約，除有一二次基於相互平等之原則外，其餘十之八九不為各國藉戰勝之威，強迫我國所訂立；即為軍

閥賣國殃民之所為。自是我國在國際上之地位，因而動移。時至今日，我國民族自決之思潮不可遏抑，皆知此種條約之存在，深礙我國之發展。故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呼聲，已迷漫全國。今則政府雖在倡言修改，然距廢除之程度尚遠，凡我人民，焉能不急起直追，誓達廢除目的。茲將不平等條約影響於我國最鉅者，略述於下：

我國受不平等條約之創痛最鉅者，除因戰敗而割地賠款外，厥為關稅協定，領事裁判權，租界，租借地，路鑛權，與其附屬地帶之行政權，外兵駐華與外人在華

開辦工廠等。爰就所知撮要舉之：

——不平等約條於我國之影響——

(一) 關稅協定

一八四二年以前，關稅主權固全屬於我國。及中英五口通商條例告成，外貨進口稅，乃協定爲值百抽五。其後法美德奧等十餘國，亦援例要求締結同樣之條約。自是外貨僅納○・二五稅，即可通行中國內地，免除一切雜稅。反之國貨運銷內地，須納種種苛稅。此乃主客易位，又何怪外貨之充斥市塵，外商之橫行全國。欲期國內工商業之發達，豈不憂憂乎其難哉。此則關稅之有害於我國也。幸近已收回，今後工商業之發展，不亦有厚望乎？

(二) 領事裁判權之協定

領事裁判

權起於一八四二年之南京條約。而一八四年之中美中法條約亦有此規定。至一八五八年之天津條約中，領事裁判權，規定更較完備。至一八七六年之芝罘條約，領事裁判權更爲擴大。領事裁判權之案件，祇限於涉及外人之事，純係中國人之案件，當爲中國官廳管理。但積習相沿，迄今上海租界關於中國人之案件，亦有外人陪審，此乃領事裁判權之擴張而濫用也。此種制度之結果，弊端實多，第一中國法權即受限制，主權亦不能稱爲完善。第二國內秩序不易維持。舉凡某一國家對於領土以內之居民，應具有管理之權力，庶幾亂源減少，社會安寧。今日駐華外人，不

受我國法律之裁判，故治安不易維持，尤當內亂頻繁之時，易生最大危害。

——響影於加約條等平不——

(三)租界 外人在我國得有租界，以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條約爲根據。該約劃定上海等五口爲通商口岸，並定爲專界，又分專設，與公共，兩種。前者爲一國獨管，後者爲數國共管，總之無論專管公管，皆爲中國領土，其主權仍得行使。受限制者，界內之地方行政。「如司法及徵稅權等」必得租界之同意，而請其間接行使之。如不同意，自無行使之可能。故內地之犯罪者，往往逃入租界，以圖倖免。我國若欲處罰之，必須請租界當局代捕，要求引渡，此就普通犯罪而言。若關於行

政者之貪官污吏，逃入租界者，外人藉口國際公法不能引渡，有背政治法之原則，我國不得過問。因而租界內，政治犯愈多，我國之內亂愈無休止，外人因之攫取新權利，亦日益擴張，證諸往事，歷歷可考。當我國內亂時，外人藉口保護僑民，派遣陸軍海軍，作種種軍事運動，侵略我土地，屠戮我同胞，違犯公法莫甚於是，邇來歐美等國，屢次派兵來華，與前年之日本出兵山東，無一非助長內亂，乘機宰割之鐵證。故租界爲我國內亂之原因，而內亂爲列強宰割之媒介，其影響於我國之治安者，豈不大歟！

(四)租借地 租界地亦爲政治犯避

難之處，較租界過無不及，真乃萬惡之淵源也。妨礙我國主權，違反國際公理，背逆時代潮流，此等特殊之現象，誠爲禍國之原也。

(五) 路鑛權及其附屬地帶之行政權

鐵路爲交通之利器，鑛產爲一國之富源，故獨立國家，對於本國路鑛主權，無不盡力保存。惟我國自海通以後，列強莫不思向我國攫奪重要權利，以遂其經濟侵略之野心。於是我國路鑛權利漸爲列強所奪矣！列強之奪我鐵路權，往往以（A）借款承造或（B）合資建築及（C）特許或擅築之數種方式取得之。關於A項者，若滬寧路，北寧路，隴海路等是，關於B項者

，若南滿之吉長吉會四洮洮昂等路是。關於C項者，若雲南之滇越路東三省之安奉路及南滿路，又吉林之天圖路，西藏之印藏路等是。此僅舉已成之路而言，其餘在正修，或未修者，尙不勝舉。要之，在各國所認爲彼之勢力範圍者，無一不受各該國之牽制，最近日本對我滿蒙等區之敷路計劃，尤爲可怕。

與鐵路同時攫奪之權利，即爲礦產與森林，凡修鐵路之兩旁三十里以內之林鑛，該國有自由開伐之權，在滿蒙及山東雲南尤爲顯著。此外以借款或投資之關係，而讓採鑛優先權於他國者，若漢冶萍之於日本。福建建邵汀泉一帶鑛山之於法，

——影譽我於約加條等平不——

9

及陝西熱河石油鑛之於美，皆是也。近日本以我滿蒙土肥物豐，鑛藏殷富之故，又有鐵道鑛山附屬地之規定，強在我主權完敗之內地，行使化外之權，分滿洲為南北兩段，北滿以哈爾濱著，南滿以長春遼寧等處著，此二屬地，在日俄戰前，悉為俄屬。戰後俄敗於日，遂將南滿讓於日本。今北滿各附屬地，自俄恢復後，其侵略野心，過無不及。故仍維持其向來之優越權力，而南滿自讓日後，其勢力異常擴大。若安東營口延吉東蒙各處，皆有日本之文治武備，及交通上之設施，並逐次移民，實行商租，此種情形又與領土有何異焉。

(六)外國駐華軍隊及外人在華工廠
外國駐華軍隊，實由條約而來，如拳匪亂後，聯軍各國政府，向我政府要求在使館界內駐常衛兵，以資保護。由京至海，設兵駐守以維持交通，於是我國首都有外兵駐守之怪狀，甚至外國兵艦深入內河，其海軍隨意登陸，為屠戮我民之準備，英國之遠東軍，日美法等之保僑軍，無一非勿結軍閥，與我民衆相抵抗，以償其瓜分之慾。因而中外時起衝突，最著者，如五卅慘案，萬縣慘案，漢口慘案，南京慘案，擾亂我治安，殺戮我同胞，此皆外兵所挑之責也。

總以上所述之事實觀之，可知不平等

條約之存在，非但有損我國之獨立主權，且有害我國之自由發展，故非立卽廢除不可，否則任彼慾縱，則瓜分命運，即將臨矣。凡我人民，須知帝國主義所以能在我

國肆其侵略，皆原於此不平等條約，欲使中華民族臻於自由平等之城，只有人民自己起，一致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根本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沈懋儒

論語論學通釋

論語爲代表孔子思想唯一之書，惜無系統組織，讀者每苦於難得要領。今仿阮元論仁論之例，將論語中論「學」者，分類排次，加以說明。其中論「學」之章，凡三十一有二。『學』字之見於論語者，共六十有二。○如子貢問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雖有學字，意非論學。若此者皆不錄。○

孔子學問之博淵，人格之偉大，秦半由力學所致。其不朽事業，亦不在政績，而在其有教無類，首施平民教育。世之尊孔者不察其實，以孔子爲神爲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妄矣。按說文云：「學者」

，覺悟也。」夫教者覺人也；學者自覺也，二者缺一，皆非學也。孔子實兼而備之，故稱孔子爲「聖人」，不若稱之爲「學者」之允當也。

焦循論語通釋釋學章云「……舍讀書好古而言學，無所爲學矣。」此謬也。蓋孔子之言讀書，爲求學之一種方法，而非求學之目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設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又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皆非專重讀書之明証。子云：「好古敏求。」「信而好古。」豈真泥於古耶？子云：「溫故知新。」吾可知其好古爲求新之手段也。常人之言學，亦若焦循之知其偏而不

諸其全。通俗皆以求智爲學；進步者又以爲學之職務，專在德行之養成。今察孔子對於學之定義，雖無具體明言。然其決非單純求智之學，或枯澀道德之學。其授人

以孝親，忠君，信友，愛衆，親仁之道，則重行也；其授以詩書易春秋之文，則重

智也；實兼知識行爲二義焉。且加以禮樂之教，陶淑性情，變化氣質，使勿流於枯澀。授以射御之法，強其身體，使赴義樂善而不疲，然則孔子之視學之內涵，無異於今之重智德體美四育之學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右三章孔子自述其爲好學之士。孔子多能，人皆以其生而知之，故孔子有「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之語以自辯。孔子又恐人視其過高，惰而不學，故不厭言己之好學以勉人。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章孔子示人志學之程序。蓋學無止境，至某時適用某程度。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然則學之無進者，畫之類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此二章爲孔子自謙語，亦自勉語。蓋孔子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尙自以爲不足，故憂而自責。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

，予以一貫之。」

孔子學問深博，人不能識其學統，以爲博學而已。不知孔子之學，頗合演繹方法。一以貫之，則衆理明矣，衆

理釋矣。豈在務博？博而寡要，於學

何益！孔子一貫之學爲何？『子曰：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曾子以孔子一貫之道爲忠恕，然孔子根本觀念爲仁，忠恕乃處世接物之仁的表現，乃實現仁之方法，曾子蓋專就行爲一面言也。

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右二章言學之目的在於求道。儒家擁護舊制度，舊道德，故孔子乘文武之道未墜之時，從師求學，傳授其道。

然後一以貫之，造成自己之學。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

「有顏回者，不遷怒，不二過，不幸短命死矣！今學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右五章言孔子對於學之定義。孔子視學爲廣義者，兼知識行爲二義。『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非專重

書本知識可知。且學之目的在於求仁，故能修身，孝弟，忠君，親仁即實現仁矣，即可謂學。且文者末也，道者本也，故先道而後文。顏回死，非無不學文之弟子，而少求道之弟子，故孔子數歎無好學者也。

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曰：「博學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右二章言學爲致仁之途。孔子根本思想爲仁，何由致仁？子張問令尹子及陳文子仁矣乎？孔子答曰：「未知，焉得仁！」又曰：「好仁不好學，其

—— 論說通釋 ——

15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右章言不學之害。仁，知，信，直，勇，剛皆爲美德，好而不學，亦有蔽焉，况不好美德者乎？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好學卽所以求知。蓋無智則不能知何者爲仁，何者爲不仁，每欲仁而反不仁。此孔子之所以重「學」也。」

右章再言求學之道首在修身。蓋務外則輕內，學何能得？尤可證明前五章所言學在躬行實現，不專專於狹義之知識。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右三章言學之重要及求學之方法。孔子爲學重在思，蓋思之於學，若火之於鐵，不經煅煉，則不能去雜留純以爲大用。時習之，亦以明理而後能思，思而後能得。溫故知新，舉一知三，一以貫之，不經思何能得也。今之

教育重在訓練思考，頗與此法相同。

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亡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夫。」

右二章言學者之於學，當戰戰兢兢勤求不息。然亦須日積月累，而後成。勿貪名，亦勿一曝十寒。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焉。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下矣。」

孔子將人之天資，分為四級：生知，學知，困學，不學。孔子自認為學而知之者，亦可知生而知者鮮矣。此孔子之不患人之天資低，而患人之不學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此章孔子不滿於當時學者之苟也。苟

子曰：「入乎耳，著乎心，為己也；入乎耳，出乎口，為人也。」蓋春秋之時，雖遊說之風未盛，而重言語之端已啟，故學者好務外不深求。孔子

教育之主旨，在將個人價值增高，變為社會之模範人，如堯舜文武等。其意以為個人支配社會能力甚大，故教人才改造社會。樊遲請學稼，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禮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被負其子而至矣

○焉用稼！」頗與今之注重社會教育
違反。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觀，可以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

司馬遷謂：孔子教弟子以書詩禮樂。
或云：六藝。然予察孔子授弟子書本智識，首重詩，次重禮，次重樂。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及對伯魚曰：學詩乎？學禮乎？皆可見其之重視詩也。

子曰：「加吾數年，五十以學易，亦可以無大過矣。」則孔子重易且以易爲難學也。

孔子之學尙須五十以學易，則其是否以之傳授弟子，實一疑問也。

書及春秋，論語中未曾言及，則其是否以之授弟子，予不能妄斷。但疑其

於詩禮樂言之甚詳。書亦課本之一，何無一語及之？孔子於哀公十四年著春秋，十六年卽卒，孔子授徒甚早，其自著之春秋决不能授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綏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

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人之求學，多以爲利祿。孔子恥之，故子張樊遲之間，孔子皆以憂道不憂貧之意答之。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

，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雖優，必學。學優，然後能仕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僂者。」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僂也

，聞諸天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僂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右二章言爲民宰者，必須學。而治民之首要在施行教育。

姚秀齡

論儒墨言愛之異同

(一) 緒論

愛者，治亂之由。歷來哲學家宗教家，無不言愛。故曠觀古今，除楊子之爲我主義及德國尼采派之超人哲學而外，即淑世寡慾之老莊派，雖未一言及於愛，然亦

未嘗持反對之論。愛說之見重於世，其一般有如此者。儒墨學雖殊途，然於愛之重視一也。論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孟子：「仁者愛人」。儒家所謂「仁」，蓋即「愛」也。墨家則直言愛，墨子兼

愛篇云：『當察亂何自起，起於不相愛

……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總之，綜觀儒墨書中，儒則處處言仁，墨則處處言愛，是儒墨俱以愛爲其學說之中心，無待言矣。

(一) 儒墨言愛之異同

雖然，儒墨固同言愛，然因其出發點不同，而持論遂亦不能不異。究其結果，誠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而儒墨二說遂分道揚鑣，各適其途。善哉夏曾佑評儒墨之言曰：『宗教之理，如數學然，一數改，則諸數盡改，』儒言等差，墨言兼愛，斯其大別也。試分別證論之：

(甲) 儒說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

受衆，而親人……』——論語

『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論語

注云：「非不愛馬也，然愛馬之心不及愛人之切，故不暇問馬。」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

『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孟子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

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由上數節觀之，儒家之愛，固各有等差，由己及人，由狹而廣。雖同爲一愛，而名分各異，後先不同，所謂「恭」「敬」「孝」「悌」「親」「仁」愛之別，似乎界劃嚴明。

，不容稍紊。孔子問人而不問馬，是人馬間之愛大有別也。設使人之中而有其最親者在，則孔子必先問其最親者而後及於他人也。故以入孝出悌居先，以汎愛衆居後。○至於孟子此說遂亦顯著，一則曰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再則曰「親親」「仁民」「愛物」，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所以常言及此者，無非表示主張之堅決，而力証墨氏兼愛說之非也。故其對墨氏之駁論曰：若不分差等，愛人父一若己父，是無父也。故謂象雖不仁，因爲舜弟，故亦當封之。身爲天子，不可使弟爲匹夫。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愛而使之富貴。由此觀之，儒家所謂

愛，是先親而後疏，先尊而後卑，彰彰明矣。茲且略述墨說。

(乙) 墨說

『視人之國若其國，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身若其身。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制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毋起者，以相愛生也。』——兼愛中

墨氏言愛之處，大都如上節所云，舉一足以概餘。其根本精神，即在一反儒家

之親疏等差，尊卑名分，視人我爲一體，天下爲一家，見解之高脫，當駕儒家而上之。故墨氏之說，實爲儒說之一種反動。儒家以苦心維護宗法社會爲前題，墨氏則在揭築大同世界之理想。

(三)二說之理論基礎

(1) 儒家既以苦心維護宗法社會爲前提，故其學說是以階級差等爲基礎。換言之，即所謂正名主義，視倫常爲大本。孔子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荀子云：『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物同久，是謂大本。』足知儒家一切思想，均建立於此種等差觀念之上。故言愛亦然。愛之作用，不外乎

「正名」「明倫」而已。而墨家適與之相反，認為階級等差，乃人類不平等之現象，人類社會有此不平等現象，然後禍亂相尋，無復有愛，不特不足以維護社會，反足以危害社會。故力言兼愛，使人類歸於平等。此其不同之點一也。

社會臻於完美境地，必須每一單元互相融和，不如是，即亂之所由起。故兼愛上云：『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盜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

(四)二說之得失

——同異之愛言墨儒論——

(2) 儒家以個人爲本位。墨家以社會爲本位。儒家重視個人，故孔子云『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又云：『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孟子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天下。』此皆足證儒家先己後人之自我主義。而墨家則以社

會全體爲本位，主張舍己爲人，力諫先己後人之非。蓋個人乃社會之一單元，欲使

者非，實則不然。孔子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統，以爲治國平天下之道，須從修身齊家入手，故其言愛，注重實踐道德，而所謂道德者，無非道治法，正紀綱，重名分而已。其目的即在擁護君權，希有以見重於當世。以吾人今日之眼光觀之，儒家學說，殆亦時代必然之產物。然而時異勢變，封建殘餘，摧毀殆盡，儒者之說已成社會進化之障礙物，使今日猶有尊孔者在，直天下之大愚矣。

墨家者流，則出於清廟之官，學說宗大禹，其主兼堅，蓋痛恨君權之專橫，世變日亟，人民生計不安，國家秩序破壞，欲謀根本解決，決非儒家所能爲力，致治之道，唯有平等大同。此蓋與希臘諸哲之空想社會主義相照應，亦當代必然之反響也。後之重儒抑墨者要皆忽視學術變遷之由，徒見其愚妄而已。



沒有題的故事

黎柯夫著
康賜芬譯

——事故的題有沒——

第五世紀，恰像現在一樣，太陽每天早晨昇出來，每天黃昏平靜的休息。在早晨最初的一天，陽光吻着露珠的時候大地便復活了，空氣中充滿了歡喜與希望的聲音，當黃昏這同一的大地沈入寂靜與幽鬱的黑暗中。天天是一樣夜夜是一樣。有時一塊暴風雨的雲飛奔，雷聲「隆隆」的怒吼，或是一個蒼白的僧人報告同伴們說離這僧院不遠他看見一隻老虎。——這就是一切，以後依然是天天一樣。

僧人們工做，耕種，他們的神父彈風琴，做拉丁詩並且製樂譜。這奇異的老人有一種特殊的天才，他奏風琴有如此的技術，甚至於最老的僧人們晚年聽覺漸漸有些遲頓了，他們仍止不住的流淚當琴聲從他的齋中飄出時。當他說一件事情，甚至是極平凡的事情

1

——例如樹木，野獸或是海——他們都不能不微笑着或是流着淚傾聽，好像他的靈魂和舉裏似的也有絃在顫動。假使他發了怒或是於歡樂中忘棄了自己，或是談起些可驚或偉壯的事情來，於是得到一種熱烈的靈感，淚充滿了他的閃爍的眼睛，臉色漲紅，並且聲音雷似的響着，僧人們對他傾聽，覺得他們的全靈魂都被他的靈感迷住了；在那樣奇異光華的一瞬間，他對他們有無限的勢力，假如他發命令教長老們都投進海中，牠們全體，人人，一定都急忙的遵行。

他的音樂，他的語音，他的讚美上帝及天地的詩，便是僧人們不間斷的歡樂之源，有時因了感到他們生活的單調，他們漸漸的厭倦了樹木花草及春秋，聽膩了海的聲音，並且鳥的歌聲他們似乎厭煩了，但神父的才幹却是他們每天的面包一樣的需要。

幾十年過去了，天天是一樣，夜夜是一樣。除了鳥及野獸之外，寺的附近不見一個生靈，人們的住所離這裏很遠，從這裏到人家或是從人家到這寺，途中是要經過七十英里的沙漠。只有藐視生命或是棄絕了生命，並且到寺中如同到墓中一樣的人們，才敢冒險的越過這沙漠。

僧人們是怎樣的詫異啊。因為一天夜間一個從城市中來的人敲他們的門，並且是一個

愛惜生命的普通的罪人。在祈禱與請神父祝福之前這個人便要酒與食物。問到他從城中怎樣來到沙漠中的時候，他便答覆了一個長的打獵的故事：他出來打獵，酒喝得太多了因而迷了路。人勸他入寺救他的靈魂，他便一笑回答：「我不適於與你們做同伴。」

當他吃了喝了之後，他看着侍奉他的僧人們搖着頭責怨的說：

「你們一點事情都不做，你們這些和尚們，你們除了吃喝之外一點用都沒有，這是救人的靈魂的方法嗎？只要想一想當你們很平安的坐在這裏吃，喝，並且夢想着你們至大的幸福的時候，你們的隣人們都滅亡而且走向地獄去了。你們要看看城中現在是什麼情形。有些是餓死了，其餘的些人不知道怎樣去利用他們的金錢，於是像蒼蠅黏在蜜裏一般在放蕩中死亡了。人們沒有了信心，沒有了真理。誰去救他們？誰去對他們傳福音？那不是像我這樣一天醉到晚的人的責任。難道上帝給你們一個溫柔的靈魂，一個仁愛的心，一個對上帝的信仰，就爲的是你們一點事情都不做，整天坐在四壁之中麼？」

城中人的醉語無禮而且不合適，但是使神父有一種奇異的感動。這個老人對他的和尚們交換過了眼色，臉變慘白並且說：

「我的兄弟們！這話是真的，你們知道。誠然，可憐的人們在他懦弱與知識的缺乏中

事故的題有沒

便死亡」在罪惡與無信心裏，同時我們一動也不動，似乎是與我們無關。我們為什麼不去喚醒他們關於他們忘掉了的基督呢？」

城中人的話迷住了這老人。次日他拿了手杖對他的同伴說再見，於是向城中出發。僧人們沒有了音樂，沒有了演說、與詩，頑，地們憂鬱的度了一個月，又是第二個月，但是老人仍不回來。三個月之後，他們聽見了熟悉的手杖的聲音，僧人們飛跑出去迎接他，並且雨點似的對他發問，但是他見了他們不但不高興，反而悲慟的哭了，一個字都不說。僧人們看他大大的老了，並且更其削瘦了，他的臉看着很疲乏並且表現着一種深深的憂愁，並且他哭的時候有一種受了侮辱的神氣。

僧人們也都哭了，並且很同情的問他為什麼哭？為什麼他的臉這樣幽暗？但是他一個字不說的把自己鎖在他的齋裏。

七天的工夫他坐在齋裏，也不吃，也不喝，只是悲泣着，也不彈琴。僧人們敲他的門請求他出來和他們分擔他的悲哀；他用不間斷的靜默回答。

末後他出來了。招集所有的僧人們圍繞着他，臉上帶着淚痕並且表現着悲哀，憤怒，他起始談着在這三個月中他所經過的事情。他的聲音很平靜當他述說自寺至城中的旅途的

時候，在路上，他對他們說，鳥兒對他唱歌，小河潺潺的流着，並且甜美的青春的希望擾動着他的靈魂，他進行像是一個兵士走向戰場，並且自信能够勝利，他夢想中前進，並且作詩及作頌，不覺間已經到了他旅程的終點。

但是他的聲音戰慄了，他的眼發着紅光，並且十分惱怒當他說到城和城裏的人的時候。他曾未見過而且不敢想像，他在城中所遇到的事情。僅在當時，生平第一次，在他的老年，他看見而且懂得了魔鬼的力量是怎樣的大，罪惡是怎樣的美，並且人們是怎樣懦弱，胆怯而且無價值啊。因時運的不幸他進的第一所房子便是罪惡的住所。五十餘豪富的人們正在盡量的吃喝着。喝醉了他們便唱歌，並且大胆的說出些可怕的不堪的話來，敬畏上帝的人不能說出的。無限的自由，自信而且愉快，他們不怕上帝，不怕魔鬼，不怕死，只是愛說便說，愛做便做，一任他們情慾的領導。酒像琥珀一樣的澄清閃爍着金星，必是具有一種不可拒絕的甜蜜與芳香，因為一個人喝了它便幸福的微笑，並且再要喝。它對於人的微笑也回答一個微笑，並且歡樂的發光，當他們喝它的時候好像它知道在它的芳香之中穩藏着魔力。

事故的題有沒

，站着一個有罪的半裸體的婦人。在自然界中很難以想像或尋出更爲可愛而且迷人的東西。這個卑賤的東西年青，長髮，深色的皮膚，有着黑眼睛與豐厚的嘴唇，無禮而且無恥，露出她雪白的牙微笑着，似乎說：「看我多麼無恥，多麼美麗。」錦綉繡綵的可愛的摺從她的肩上倒垂下來，但是她的美不能被衣服遮住，奮力的從摺中顯露出來，像是春季的青草從地下鑽出一樣。這無恥的婦人喝酒，唱歌，並且捨棄她自己給任何須要她的人。

以後這老人暴怒的揮動着兩臂，述說賽馬，鬥牛，戲院，繪畫女人的裸體像，或是塑她們的泥型的藝術家的工做室。他說話具有一種靈感，具有一種朗聲的美，像是在彈着無形的絃，同時僧人們都呆癡了，貪婪的吸着他的話並且狂歡的喘息着。

述說一切魔鬼的力量，罪惡之美同婦人的形態迷人的絕麗之後，這老人叫咒魔鬼，轉身又把他自己關在齋裏。

當清晨他自齋中出來的時候沒有一個僧人留在寺裏：他們都逃向城中。



一串項練

莫泊桑著
林筠因譯

她是一個被造化所誤而降生於傭人家庭的秀麗可愛的女子。她沒有嫁窩，沒有希望，也無法被富貴有名的人所認識，所了解，所愛，以至於結婚，所以她只好嫁了一個教育部的小書記。

她的服裝很簡單，因為她不能講究精緻。但是她却十分不快活，似乎她是降低了身分似的，因為在婦女們之間並沒有世傳身分高低的區別。她們的美麗，她們的秀雅，同她們的天然美就代替她們的家世門閥了。她們的天然的細緻，本性的精雅，靈活的機智，就是在社會中宰制人的權力，而且使得普通人家婦女同富麗的貴婦一律平等。

她非常感覺痛苦，她覺得她自己就是爲了精美奢華的生活而生的。當她看見了家裏骯

婦女所全覺不到的一切情況，都令她十分苦痛而且使她憤怒。一見了簡樸家庭所雇用的一身任衆役的女僕，她幾乎滿腔都充滿了失望。她幻想着一間掛着東方帷幕，點着高大銅燭台而且有回音的大廳，兩個穿着短褲的僕人受了火爐的酷熱而倦睡在扶手椅裏。她又幻想裝具着古老綢幔的堂皇的客廳，同鑲着無價古玩的彫刻珍寶盒，同宜於同知心朋友——別的婦女所嫉妒，所希望的，有名的被人追求的男子——午後談心的可愛小內室。

當她在鋪着用了三天的檯布的小桌子跟前坐下吃飯的時候，她的丈夫打開了湯鍋蓋，帶着欣悅鼓舞的神氣說：「美味的煮肉，沒有比這個更好吃的了，」她眼睛看着他，心裏幻想到精美的酒筵，光耀的銀器，同掛滿在牆上的繡着希古人物同仙林奇鳥的織錦帷幕。她又幻想盛在希奇碟子中的好吃食物，同當你一面吃着鱈魚肉或鵝鴨脣的時候，帶着神秘的笑容所聽到的風流細語。

她沒有盛服，沒有寶石，什麼東西都沒有，但是她除了這些東西以外，其餘的什麼也不喜歡。她覺得她只爲了這些東西而生的。她懷着一種要得人歡喜，被人嫉妒，能迷惑人，而且被人追求的欲望。她有一個有錢的朋友，是從前在道院裏的同學，她現在不願意再去拜訪她了，因爲每次回到家裏，她心裏總受着莫大的苦痛。她一連不斷的痛哭了好多

天。

有一天黃昏的時候，她的丈夫帶着得意的神氣，手裏拿着一個大信封，走回家來。

「你看！」他說：「這是給你的東西。」

她趕快撕開了牠，抽出一張印刷的片子，上面印着：

「一月十八日星期一晚敬請

路意瑣先生及路意瑣夫人光臨教育部官廳。

教育總長謹訂
喬治羅布魯夫人

——練項串——

聲說：

「你希望我對這請帖怎麼辦呢？」

「怎麼？親愛的！我以為你一定要高興的。你一向沒有出去，這是一個好機會。我接着牠，是很費過了一點事的，好多人都想去，但是這宴會是不容常人參加的，書記們沒有多少請帖。你若是去了，一定可以看見政界的一切情形。」

——練項串——

她煩惱的看着他，不耐煩的說：

「你打算讓我穿着什麼衣裳去呢？」

「你上戲園穿的那件衣服，我看很不錯。」

他一看見妻子哭了起來，就不再作聲，只呆着發愁。兩滴大眼淚慢慢地從她的眼角流到嘴角。他喃喃地說：

「怎麼了？什麼事情？」

她擦了額上的眼淚，竭力地遏制住傷心，和聲地說：

「沒什麼！只不過因為我沒有衣服穿，因此我不能赴這宴會。把你的請帖送給太太有比我講究的衣服的朋友吧！」

他失望了，但是又說：

「瑪瑟爾得！我們商量商量吧！作一件將來還可以穿的很簡單的衣服要多少錢？」

她想了一會，計算這衣服的費用，她不知要說出多大的數目才不至於使得這位節儉的書記驚訝而且拒絕了她。

最後她遲疑地說：

「我知道的不很確。不過在我看來。有四百佛郎大約可以辦到。」

他的面色變白了些，因為他剛剛積蓄了這麼些錢，要買一柄槍預備明年夏天同幾個朋友一同到倫特兒附近鄉間去享受些打獵的滋味；他們在星期日總到那裏打雲雀去。

但是他却說：

「好，我想我能够供給你四百佛郎，但可要能够製一件標緻的衣服呵。」

跳舞會的日期漸漸近了，路意瑣夫人的衣服也已作成了，但是她似乎還愁悶不寧，有一天晚上她的丈夫問她道：

「怎麼了？這三天你常現出不快活的顏色。」

她答道：

「我愁的是我沒有珠寶，甚至於沒有一塊寶石，什麼戴的飾物都沒有。這是多麼塞座，我還不如不赴這宴會。」

他答道：

「你可以戴些鮮花呀！在這一季鮮花最流行了。只要十個佛郎就可以買兩三朵鮮艷的

她不服道：

「不！什麼事情也沒有比在一羣貴婦中現出窮相來更可恥的了。」

但是她的丈夫喊道：

「你多笨呀！去到你的朋友佛萊斯特那裏借些寶石首飾來，你同她那麼熟識，很可以向她借呀！」

她高興得喊了起來。

「誠然！我沒有想到這個。」

第二天她到她的朋友家裏向她訴說她的憂愁。

佛萊斯特走到她的華美的衣櫈裏拿出了一個大寶盒，打開了，她向路意瑣夫人說：

「你選擇吧！親愛的。」

她先看見幾副鐫子，又看見一個珍珠項鍊，又看見一個威尼斯的金十字架，上面鑲嵌寶石，製工極精。她在鏡子前面一一把這些飾物試戴過，遲遲疑疑地愛不忍釋，不捨得把牠們送還。她又問：

「你還有別的嗎？」

「還有，但是我不知道你喜歡什麼樣的。」

突然她在一隻黑綵匣子裏發現一串光耀奪目的鑽石項鍊，她的心房因有無窮奢望而震躍起來。她拿着項鍊，手都抖了起來。她把牠掛在穿着高領衣服的頸子上面，對鏡子看着自己，狂喜得要入迷了。

於是她遲疑地焦心地問道：

「你可以把這個借我嗎？——只借這一件。」

「當然可以的。」

她跳躍到她的朋友面前，狂喜地抱着她的頸子，於是帶着這個寶貝奔回家去。

跳舞會的日期到了。路意瑣夫人是一個成功者。她比別人都漂亮，雅緻，和善，微笑着欣喜若狂。所有的男子們都注視她，請問她的名字，努力地要介紹於她。所有的閱員都要同她合舞，就連教育總長也注意她。

她愉快興奮地舞着，歡悅得如醉，她在美的得意中，成功的光榮中，在衆人的敬仰，

崇拜，覺醒的欲望，婦女心裏以爲最完備甜蜜的勝利，所結成的幸福的迷霧中，把一切都忘却了。

差不多到早晨四點鐘地方才告辭。她的丈夫從夜半就同三個別的男子一同在寂然無人的等候室裏睡着，那幾個男子的太太也是都正在取樂。

他把圍巾披在她的肩上，這是他帶來預備她出去的時候用的，這條日常的檢樸的圍巾同她華麗的衣服顯然大不相襯。她一覺到了這個，就顧趕緊逃開這裏，以免被那些圍着珍貴皮毛的婦人們看見。

路意瑣攔着她說：

「在這裏等一等，你到外面恐怕要着涼。我去雇一輛馬車吧！」

但是她不聽他的話，急急地下了樓梯。當他們最後走到街上的時候，他們沒有見到馬車，就要想找一輛，便高聲從遠處向那走過的車夫叫。

他們失望的向錫因河走着，冷得都發抖了。最後他在碼頭上找到了一輛古式夜車，這種車子在巴黎只能在天黑以後方才能够看見，似乎她也以白天顯出破爛爲可疑似的。

他們在碼頭耳街他們的家門口下了車，沮喪地登上樓梯。在她覺得什麼事情都過去了

。至於他呢，他只想着十點鐘必須要到辦公處去。

她在鏡子前面取下了肩上的圍巾，爲要對她十分光榮的自身最後一眼。但是她忽然喊了起來，項鍊已經不在她的頸上了。

她的丈夫已經脫下了一半衣服，問道：

「什麼事情？」

她發狂地轉身向他。

「我——我——我把佛萊司特夫人的項鍊失落了。」

他站了起來，昏迷的說：

「什麼？——怎樣？——不至於吧！」

他們在她衣服的摺子裏，外衣的摺子裏，口袋裏，各處都找遍了，但是一點痕跡也沒

找到。

他問道：

「你離開跳舞會的時候，的確還帶着牠嗎？」

「是的，我覺得在廳裏前室的時候，牠還在呢！」

「但是假若你是丟在街上，我們一定可以聽見牠掉下的聲音。那一定是丟在車上了。」

「也許是的。你記得這車子的號碼嗎？」

「沒有。你呢？你也沒有在意嗎？」

「沒有！」

他們如受雷擊地互相對看着。最後路意瑣又穿上他的衣服。

「我再走回我們所經過的地方，」他說，「看能不能夠找到牠。」

他走了。她還穿着跳舞衣，坐在椅上，屋子裏沒有火，她的心中空空無主，也沒有上床睡覺的勇氣了。

她的丈夫七點鐘左右回來，什麼也沒有找着。

他又到警察所，又到報館登報懸賞，又到馬車行，總而言之，無論什麼地方，只有一線希望，他都去到了。

她等了一整天，這時她的失望同在這禍事未發生之前，情形一樣。

路意瑣晚上才回來，兩頰深陷而且慘白；他什麼東西也沒有找着。

「你應當寫一封給你的朋友，」他說：「你說你把她項鍊的扣子弄斷，已經拿去修理

了。這樣就可以給我們一些緩氣的時間。」

她照她所吩咐的寫了。

過了一星期，他們完全失望了。

路意瑣就像老了五年，他說：

「我們應當想想怎樣賠償這串項鍊了。」

第二天他們拿着盛項鍊的匣子到寶商那裏去，這個珠寶商人的名字是他們在匣子裏發見的。珠寶商查了查他的簿子說：

「夫人，我並不是賣這項鍊的人，我只不過製造這匣子。」

於是又到別的珠寶商人舖裏去，憑着他們兩人的記憶力去尋求同原來一樣的項鍊。他們兩人都焦慮煩惱壞了。

在巴拉斯羅約街的一家的舖子裏，他們找到了一串鑽石鍊，據他們看來，的確就是所尋求的那個。價值是四萬佛郎，他們講好價只要三萬六千佛郎，就可以買來了。

於是他們請求這珠寶商人三天之內，不要賣掉了牠。又同他立約，假使他們在一月底

以前找到了失落的那一個，他要得以三萬四千佛郎收回這個項鍊。

路意瑣有一萬八千佛郎，是他的父親所遺留的，其餘的款子，他只好向他人借貸。

他向這人借一千佛郎，向那人借五百佛郎，從這裏借五路意司（法錢名）從那裏借三路意司。他同盤剝重利的人與放債的人立了借據以及自毀條約。他把將來的生活置於困境，冒昧的簽名也不計較是否會有傷他的名譽，他被將來的憂慮同不幸以及預料物質上的困乏，精神上的苦痛所驚駭，他放下了三萬六千佛郎在這商人的櫃台上，買了這個新項鍊。

當路意瑣夫人拿着這項鍊去還佛萊司脫夫人的時候，佛萊司脫夫人冷然地說：

「你早就應當還我了，因為我也許要用着牠。」

她也沒有打開匣子，使得她的朋友安了心。萬一她發現了這個是個代替的，她覺得怎樣？她要說些什麼？她會不會把他的朋友當作了一個賊？

路意瑣夫人現在明白了窮人的可怕的生活了，但是他毅然地去度這種生活，他們必須要付還這可驚的債。她要去付還，他們辭退了女僕，退掉了房子，租了另外一間頂樓。

她知道了家務的辛勞同廚房裏可厭的工作。她洗碟子，她的玫瑰一般的指甲也被油罐

同鍋底弄髒了。她洗那些髒襪衫，內衣和振布，把牠們晾在一根繩子上；每天早晨把渣滓廢物拿下樓走到街上去，再提了水上來，在每一層樓的樓梯盡頭，總要停着歇息一下。而且裝束像個貧婦似的，臂上掛着筐子到水果店，雜貨店，肉店，同人論價，詬罵，較量鑑銖。

每月他們都不得不付還些債券，又新立債券，展緩歸還的時日。

她的丈夫每夜也作工，替些商人結算帳簿，常常到了深夜，他還坐着抄寫五梭士（法國錢名）一頁的稿件。

這種的生活，繼續了十年。

在十年的年尾，他們的債都還清了，——重利的剝削同復利的累積都還清了。

路意瑣夫人現在像個老婦人。她成爲一個中落家庭中的婦女，——又強壯，又結實，又粗齒。當她用水沙沙的洗地板的時候，頭髮半梳半不梳的，裙子歪繫着，手色紅紫，還高聲的談着話。但是有的時候，當她的丈夫到辦公處去，她坐在窗旁，回憶多年前赴跳舞會的那一夜，那時她是那樣美麗，那樣的受人崇拜。

倘若她沒有遺失了那串項練，她應該是什麼樣的情況？誰知道？誰知道呢？生活是多

麼奇怪，多麼變化無常呀！人生的得失所憑的是多麼細微！

但是有一個禮拜日，她因為辛苦了一個星期，所以到象浦愛里司街去散散步舒散心神，忽然她看見了一個女人帶着一個小孩子在散步。這女人就是佛萊司特夫人，依然年青，依然美麗，依然可愛。

路意瑣夫人心裏激動一下。她應當同她說話嗎？自然應當。現在她的債都還清了，她可以把一切情形告訴她了。為什麼不該同她談話？

她走近了。

「嬌那（佛萊司特夫人未婚前的閨名）早安！」

這女人一見是個面不相識的平民婦向她這樣親熱的稱呼，不禁驚訝了。她喃喃地說：「但是——夫人——我並不認識你，你一定認錯了。」

「沒有錯！我是瑪爾瑟德。」

她的朋友喊了起來：

「呵！可憐的瑪爾瑟德！你怎麼變得這個樣子？」

——練項目——

「是的，在我最後和你見面以來，我都度着困苦的日子，極不幸的日子——可是一切都是爲了你！」

「爲了我？怎麼呢？」

「你記得你借給我去赴教育總長跳舞會的那串鑽石項鍊嗎？」

「我記得。怎麼樣？」

「我把牠弄丢了。」

「怎麼會呢？你已經還了我。」

「我還你的是另一個同你原有的一樣的項鍊。這十年之中，我們才還清了牠的債，你知道這事對於我們這些窮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終於還清了，現在我很快樂。」

佛萊斯特夫人震驚了。

「你是說你買了一串鑽石項鍊賠我嗎？」

「是的；那末你沒有看出來了麼？牠們相像極了。」她帶着一種得意同天真的愉快微笑了。

佛萊斯特夫人深深的受了感動，拉着她的雙手說：

「呵！可憐的瑪瑟爾得！我的項鍊是假鑽石的。牠至多不過值五百佛郎！」

最近出版的幾部新文藝作品
(民)

書名	著者	定價
罷歎 (‘Strike’)	Mary Heaton Vorse	\$ 2.00
漁人的反叛 (‘The Revolt of the Fishermen’)	Langston Hughes	\$ 2.50
公司 (‘The Company’)	Anna Seghers	\$ 2.00
黑人文選 (‘Anthology of Negro Literature’)	Edwin Seaver	\$ 2.50
地球底女兒 (‘Daughter of Earth’)	V. F. Calverton	\$ 1.00
卓別麟的游行 (‘Charlie Chaplin’s Parade’)	Agnes Smedley	\$ 2.50
無錢的猶太人 (‘Jews without Money’)	Michael Gold	\$ 1.50
乞丐生涯 (‘The Beggars of Life’)	Jiw Tully	\$ 3.00
		\$ 1.00

懶傑克

F. A. Steel述

李淑敏譯



懶

傑

克

從前有一個孩子名叫傑克，他同他母親在一處公地居住。他們很貧窮，這位老太太靠紡織度日，但是傑克懶極了，什麼事也不肯做，只是在天暖時晒太陽，冬天就坐在火爐旁邊。所以人們都叫他懶傑克。他母親不能使他為她做一點事，後來，一天星期一，她告訴他說，倘若他再不起始為他自己去作一點活掙飯喫，她就要把他趕走聽便他怎樣謀生去了。

這話激起了傑克，第二天他就跑出去傭工給鄰近的一個農人，賺了一個便士；可是他向來不會有過錢，當他回家在渡河的時候，就把錢給弄丟了。

「你這笨孩子，」他母親說，「你該把他放在你的衣袋裏頭呀。」

「下次我要這樣辦了」，傑克回答說。

1

於是第二天傑克又出去帮一個養牛的做活，養牛的給他一瓶牛奶酬他一天的工作。傑克拿了瓶子，放在他小樹的大口袋裏，還沒有到家，老早就把牠灑完了。

「唉唉！」老太太說：「你該把牠頂在頭上啊。」

「下次我這樣辦吧」，傑克說。

第二天，傑克又出去給一個農人做活，農人約定給他一團奶皮酪酬他的工作。晚上傑克拿了奶皮酪，頂在頭上回家。待他到家時酪完全壞了，一半已經丟掉了，一半和他的頭髮粘上了。

「你這蠢東西，」他母親說，「你該仔細的用手把牠捧回來啊。」

第二天，懶傑克又出去帮一個麵包師做活，麵包師不給他甚麼作工資，就給他一個大公貓。傑克拿了貓，就緊緊的把牠捧在手裏，可是一會兒貓就抓起來了，抓得他不能不放牠走。

當他到家時，他母親對他說，「你這傢伙，你該用一根蠅子把牠拴起來，拉着牠跟你走。」

第二天傑克去給一個屠夫做活，屠夫用很美的禮物一隻羊前腿酬勞他，傑克拿了羊肉

，用一根繩子拴起來，在骯髒的路上走拖着他，所以他到家時，這塊肉全毀了。他母親這一次完全不耐煩他了，因為明天就是禮拜日，但她也只好用些菜蔬來作飯。

「你這笨小子，」她對他兒子說，「你該把他背在你肩上啊。」

「下次我就這樣辦吧，」傑克回答說。

禮拜一 | 懶傑克又出去帮一個養牲口的人做活，他給他一個驢子酬勞他。雖然傑克是很有力量的，他也覺得把驢子舉上肩頭是太困難，可是他畢竟這樣做了，把他的工資背着慢慢走回家。這時有這麼一回事發生，就是在他的行程中他經過一所房子，有一個富翁和他的獨生女在那兒居住，這女兒是個美貌的姑娘，但是又聾又啞。她一生從來沒有發過笑，醫生們都說若沒有人使得她發笑，她永遠不會說話的。所以她父親曾經宣言過，無論何人能使得她發笑就可以和她結婚。這位女郎適而從窗戶往外瞧，當傑克背着驢兒打那兒走過的時候；而那可憐的動物四腳朝天，拼命的亂踢，用勁的亂叫。這光景太滑稽了，所以她突然大笑起來，她的說話和聽覺立刻就恢復了。她的父親歡喜極了，就實踐他的前言把她嫁給懶傑克了，他這一來就成為一個有錢的紳士了。他們居住在一所大房子裏，傑克的母親同他們很幸福地在一塊兒居住，一直到她死時。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魚 和 蝶

米尼夫著
倪閨靜譯

牧場的那一邊有一條河，天一般的藍色。水流儘自向前駛去，漸寬而加猛，轉動了水磨機輪，由牧場這邊你能瞥見了對邊，而聽見牛的嚼草聲音，嗅到野梅子的香氣。

臥在涼爽的長草上的 Blue 注視着水流。它發出怎樣優美的歌聲，它怎樣倦倦地流去呵！多清亮！他能數出河底的石子來；一條細小的魚兒直向他游泳來，沿路捉着蝌蚪。然後停住在他的面前。『呵呀！』一個聲音在說；使小孩子不能辨出是魚的；還是山雀在枝頭上哎喲。『呵呀！』又來了這樣的一個聲音；小魚兒嘆息着，在水面上吐出了一個水泡

，和許多圓環，牠們漸漸擴大，直到達了他岸的時候。

『什麼事？』Blue問。

『我願有個新玩藝兒，和玩友，』魚嘆息着說，『我是這樣的厭倦了舊的一切！』『呵』小孩子說，剛巧將要說出，『我能嗎？』的時候；空中飛來個美麗的蝶兒，似隻張滿了帆兒的船兒般的蕩搖。

『呵』魚兒喊出：『多們美呀！多們美呀！讓我們一起來玩罷！玩呀！』

蝶兒棲在荆棘花上，深思的扇動着那青白的翅兒『玩？』她說。

『是呀，讓我們玩，你是這般的美呢！』

『你呢！』蝶兒說：『所有的陽光和海的閃耀都在你的鱗甲上發光，讓我們一起玩罷！』

『玩呀，』

『來吧，』蝶兒說；『來在這清晨的空氣和陽光中，各處萬物值這五月氣候中都在顯現着微笑。』

『那兒麼？』魚兒哀號着；『在那兒我定要死的，一定的！你們那陽光世界裏不能容

我生存，最好你上這溪流中來吧；與急流相游泳，是健強的生活。來呀，讓我們在這兒玩吧。』

蝶兒抖索了。『那兒麼？』她哀傷的說；『倘若我觸着了浪即刻就會捲走而永遠的飄流開去。我不能生活於這溪流中。』

它們只默然的注視着。

魚和蝶——
『看吧。』蝶兒說，『我冒險的試驗着去挨近來面，』於是她展開了美緻的翅兒飛近在水邊，魚兒極力的衝將上來。然而，它們所觸着的不過是塊同一的地面罷了，不時水浪把魚兒扯回。

『呵』他最末哀傷的說，『那是沒用的，我們不知在一起玩呢。』

『呵』蝶兒哭泣了，『不知一起玩呢。』

『Blue』正把長草掃向他邊的農夫說，『你聽着了嗎。』

『睡嗎！』小孩子跳起來說；『我沒有睡。我完全聽見魚兒和蝶兒的談話了。』

—— 詩 ——

獻給

冀

詩



你的靈魂，

永遠歇宿於全人類的胸中！

聽，是誰，

是誰撞響了人類的血鐘！
那音聲，奔騰於一切之上，

雄渾，洶湧！

勇猛的撞鐘者呵！

願地母深深的收藏着你的身體，

鐘聲繼續地發響，

我見到了一個黑衣的人——

火焰從他的手中騰起，

歌聲震顫了土地！

火焰是光明的本身，

歌聲充滿了歡欣，

歌唱着黑暗的逃滅，

歌唱着真理的光芒。

「我生在不幸的羣中，

病苦曾做過我的搖籃，

但我點起世界的火把，

我要到處撒下了幸福的網。」

我們已接受了這光明的火把，

我們繼續編織着幸福的網！

但勇猛的撞鐘者呵，

願地母深深地收藏着你的身體，

你的靈魂，

呵！我們是該詠自己的歌，

那歌兒充滿了真的，美的，永久的

永遠歇宿於全人類的胸中。

十二月二日夜

唱吧！「這是自己的歌

曲

麗珊

在羣衆中，我踟躕的茫無心向，

孤行江干，被一陣北風驚醒了。

唉！你們千千萬萬的喉嚨不是和
我一樣的高吭嗎？

怎的失了我的音響？

情調。

我爲此而陶醉了，

有如嬰兒沉睡在母愛的懷抱。

聽呵！

大自然在響應了！我陶然地和偉大的自然招手，「來吧！我們

唱吧，這是自己的歌曲，

不論在——

清晨，晌午，黃昏，中夜，

遠○

都可任情地放出甜苦的音浪○

一九三〇，十一，十，爐畔——

學院宿室

我們的歌聲驚醒了高臥者的酣夢，

看！寒枝頭上，小雀舞翩翩，

昏昏路上，人影迷漫漫，

中夜在動了！沁涼了整個的心

周蕙珍

花兒是毒死了愛他的人

在凝翠山的北山麓下，
一株小草正在萌動發芽：

田。

但是最難測的是天的心情，
沒有雨露永是烈日薰蒸。

怎麼這裏又有小草正在萌芽？
這是命運的播弄呵，

誰能逃出他的命令之下。

山土的岩石變成了灼手的火焰，

山谷的溪流早已枯乾；

一切都是乾燥，憂愁，

我們小草也微弱的渴皺了眉頭。

我取水，經過了高山重重，

因為疲勞我憔悴了面容；

我灌溉了小草，

他一天一天的漸漸長成。

小草是可愛，人是淒清，

不定的踪跡是浮雲般的南北西東：

這是上帝的意志吧，

我和這小草在山下相逢。

我天天守着他高唱低吟，

他是我寂寞中唯一的女神；

我忘記了煩燥，淒清，

我不覺得烈日在刺進我的心靈。

我的心園枯乾已久不復開花，

他已經長出了密葉茸茸，

是多麼美麗呵，隨風擺動；

陣陣的散放出淡淡的幽香，

沉醉了我甜蜜而又淒涼。

莖的頂端長出了小小的蓓蕾，

又來了一陣東方的細雨霏微；

他漸漸地隨風開放，

他濃紅得有如一個小小的太陽。

天上忽起了黑雲，

是什麼呀這樣的聲音；

我覺得柔軟而又疲倦，

我支不住了，下沉……下沉……

我日日夜夜的看守着我的紅花，

他是開放在凝翠山的北山麓下：

他是我靈魂的一部，

他是我疲倦的靈魂安息之處。

一陣微風將我吹醒，

身旁的紅花還在溫柔的顫動；

我起來捧住紅花細看，

我這唯一的花呵，多麼嬌艷。

永久是這樣的呵，
花兒是毒死了愛他的人。

我心裏起了一陣迷蒙，

我要將這花兒吞在心中；

這是他的說的呀，

他向我微笑，這迷人的眼睛。

無意中——

無意中我走進了黃昏的酒店。

那裏羅列着各色的酒漿，

酸甜苦澀我都一一的嚥遍。

消磨了我生命的春天。

一切都化爲雲烟。

我愛那殷紅的玫瑰，

也愛那翠綠的茵蓀。

只是呵！他們却怯怯的避畏這深秋的

他在我心裏散放芳芬，
他麻醉了我的身體，我的靈魂；

青年。

死亡作他們的利劍。」

爲了我容貌的冰嚴，
還是爲了我心田的枯乾？

白髮的飲者勸我速速離開這迷人的酒

店，

他說：

「青年人呵！這裏不是你歸宿的田

園，

人世並沒這般的頹廢安閒。○

遠望那山明水秀的江南，

有多少青年正爲着他們的事業爭戰

。

鮮血是他們的武裝。

老人的話語在我的心上只是閃電。
我依舊默默的自斟自飲——

一杯，兩杯……

暗誦着老人的話語——

一遍兩遍……

時間拋下我的遲留，

醇漿送去僅有的流年。

紅綠的酒漿依然煊艷，

只是染不就這白髮斑斑。

一九三〇，二，二十四。

白 雾

約瑟

一切在希求着，是人們神秘的生趣。

美滿的歡樂，恰如沸鼎的游魚。

歡欣的光之來臨，已散布着夜的恐怖

；

熱戀的友情，緊緊跟隨着失望的酸苦

！

迷茫的白霧，

密密的織成了愁幕，

欲探花間幽徑，

也會使人感到躊躇。

一旦陽光衝射，逐去白霧，

顯出那光明的坦途——

坦途，坦途——仍是填不滿的空虛

迷茫的白霧，

那是人們的住所，

未浸進愛海的心，終於找着歸宿，

陽光！我祈禱，祈禱你切莫把他衝破

！

幽靜的晨曦中，

我佇立——佇立在院的中央，

我凝望——凝望那未達地面的陽光

！

殘夜

劉偉珍

夜魔盡力壓着玻璃小窗，
滿窗露着赤熱的希望——
希望着清脆的早鈴送響。

滿窗流着微笑；家家的殘夜在懊惱。
殘荷秋水爲衣；悄悄夜那裏歸宿？
窗兒若是譏笑了，夜呀，請收拾
忌妒罷！

夜是殘了，似乳兒貼緊親懷
優遊於極樂之鄉。敢問你是否也
恐懼着任何一些聲息傳來初曉？

釘噹！釘噹！

殘夜盡了！遊魂何處去？
空留窗兒噠噠笑。

最近出版的幾部新文藝作品

(四)

10	勝利者裴耳 ('Belle the Conqueror')	Martin Anderson Nexo	\$ 3.50
11	布魯斯基 ('Bruski')	F. Panferov	\$ 1.50
12	貧民窟 ('Dog Lane')	Lev Gomilevsky	\$ 2.00
13	金錢 ('Money')—獨幕劇	Mechsel Gold	\$ 0.35
14	撼動世界的十日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John Reed	\$ 1.50
15	查耳西的住宅 ('Chelsea Rooning') — 戲劇	Horace Gregory	\$ 2.00
16	五月 ('May Days') — 戲劇	Genevieve Taggard	\$ 3.00
17	批評新立場 ('The New Ground') 論文	V. F. Calverton	\$ 0.65
	(郵售處 New Masses Book Service 112 East 19 St. — New York, N.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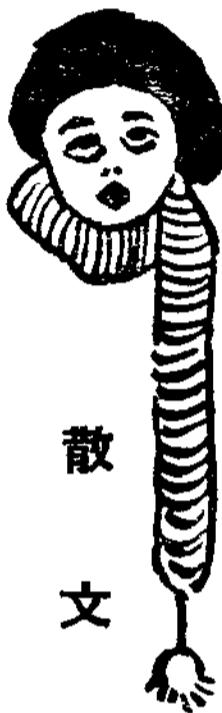
青年底生活

一個人從生到死的生活下去，有如在戰場裏一樣；永久需要的是鬥爭，對象便是環境。中途稍有一點不小心，便很容易的沉淪下去，而尤其需要大的努力的，便是青年的憂鬱時期。

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就是於社會物質環境還沒有確實了解的時候，生活是幸

福的，是仰給於家長的；然而，這是不可

蕭毓秀



散 文

不與社會接觸，等到時間一長，便引起了更深的無名的悲哀；爲了生的愛戀，又沒有自殺的勇氣；在這種既不能忍耐又沒有勇氣的狀況之下生活，是怎樣的不幸呵！因爲要苟活下去，便不能不設法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忘掉自己。這時候出世的思想便佔據了他們，想像着一種超世的觀念是怎樣幸福，怎樣可以免除痛苦。有時竟爲了這種理想而身受着加倍的痛苦，絲毫不問造成現在痛苦的原因。同時，聰明人便利用這種理想來擣取他們勞苦換來的利益，使人民全都爲了某種理想而安於現在的生活，失去反抗的能力。歐洲中世宗教專政的時候，便是一個很顯明的例子。

只有一些少數人，很能努力，追求現在社會有缺陷的原因，怎樣去作便能使之漸近圓滿，自己便脚踏實地的工作起來，對於不合理的事，極力反對；不怕觸犯舊道德，得罪老前輩；以大無畏的精神一直作下去。這才是生命力的真正的運用，雖然結果不一定很滿意。這樣的人才有生的價值，才是英雄。這便是厨川白村君所說的呆子的行爲，在中國，這樣的人太少了。多半是沉淪下去，作着自己曾經謾罵過的事。所以現在有許多人連罵人的勇氣都沒有，一直便綿羊似的跟着祖先們走，不時發出同樣的「咩咩」的嘆聲來。多麼可笑呵！現在一想到，便大大的恐懼起來；

我們給與圍在四周垂涎的各帝國主義者們的便是這種反抗嗎？這簡直不是反抗，比馴服更馴服。我們還有所謂「前途」嗎？爲了個人目前些許利益的外國走狗們還是正在用剩槍剩礮慘殺着無罪的同胞。已往的青年，現在的老人，已經沉到不可救藥的深淵裏去了，麻木得動都動不了！回頭再來看看智識階級的青年們，現在是怎樣一種情形呢？多半是從四五運動以後，因爲幾次慘殺，一點勇氣都沒有了。不但沒有企圖改造社會的勇氣，連直面去對現社會看一下也不敢，弄到結果不是走進了完完全全的頹廢生活裏邊去，就是歪曲了

戀愛，沉入了戀愛神祕主義裏面去。

青年們，現在我們有着比戀愛更重要的任務，我們需要聯合起來，腳踏實地的走向生活的路，鼓着大無畏的精神，反抗這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建築在這上面的一切不合理的舊道德，打倒一切不澈底的思想；不要說我們幾個人的力量太薄弱，終久必得滅亡；要知道，只要我們努力，便不會沒有同情於我們的人，就是他們，便能繼續我們的事業，即使我們的肉體死亡。要知道，死亡才是最後的安息。

一九三〇，十，二十七晚。

熱

周蕙珍

天氣是熱得連氣都喘不出來；教室裏

能忘記這些的。

是嚷嚷得連眼都睜不開；蒼蠅在圍繞着墨盒談閒話；掉子上散漫着破報紙蘿蔔皮；墨水瓶呆呆的站着。天氣雖然祇管熱下去，可是我什麼也想不到，連「死」也想不到。

但似乎看到什麼了：

一羣小貓兒，潔白肥胖得怪可愛的；頭也大大的，像是很聰明。只是我奇怪，貓不是養育在家裏的麼？怎會跑到這裏來呢？但是，天氣熱，我想不到這原因了。牠們咪嗚咪嗚的叫了，唱歌一般，原來是一個帶着紅色眼鏡的人撫摸着牠了。牠將頭在他的腿上腳上摩擦，呼嚕呼嚕的在得意。這多麼有趣呵，雖然我被熱包圍着。

太熱了，我什麼也看不見了。

眼前一片昏黑。

牙齒漸漸長了，愈熱愈長，直刺着我的手，我的堅硬而強大的手。我憤然。一刻之後，覺得這是無聊，便平靜了，但我是不

在黑暗裏：我聽到遠遠地送來了鬼哭

，鷗梟的狂笑；我戰慄了，雖然並不害怕
○刺骨的寒風吹到身上，似乎是將所有的

熱都關在我的身體裏了。裏面只是沸騰，
孤峯旁邊。我和孤峯握手，我再不倒下去
了。

○。兩個白鬼臉嘻嘻的在笑。

沸騰，外面的寒冷有如針刺一般地刺到我
的皮膚裏，與熱激戰了，於是我不倒了下去

小肥貓咪嗚，咪嗚；呼噏，呼噏。
鬼哭，鷗梟狂笑，夾雜着寒風。
我的血正在沸騰……

T

我起來了。將我大而硬的手揮向空中
○遠遠的鬼哭，鷗梟狂笑。但我不戰慄了
，雖然是冷。我孤獨的站在那裏，在一個

夜是逐漸着深下去……
一九三〇，五，二十九日。

T

約瑟

T是一個外形歡樂而內心黯淡的女孩
5 子，她雖處在良好的家庭中，然而，那些

只不過是些物質的供給！感不到快意！一
重重慘雲苦影常密邉在她的心扉上。當笑

得不可支持時忽然截止笑聲緘默下去，也許比以前更感得難過！偷偷的從人叢中溜出，跑到無人肯停留的教室中！默然坐着呆呆的瞪視着屋頂，那鹹味的淚水，洶湧的滾至嘴角！這樣的無人顧視的過得幾個鐘頭，使心中當時的酸淚流盡，感到輕快而後微微的在笑了！的確，人在悲苦中，只有淚才是真切的慰藉！只有淚才能減輕悲苦者心上的重壓。

一切超過她學識的人們，她都是一樣地熱烈的欽慕，信仰！欽慕得深切時，足以使她心悸而不安！而極願剖開心懷，表白她心中的一切在使她欽慕的人的面前！然而，比她學識高超者們，是不肯垂顧他們

足下正在渴求着他們所有一切的小人兒！於是玄想到將來的一切，激她暴怒，環顧四周的一切使她感到憤然不滿！呵！她是這樣的一個內心奔放而不適於現在環境的孩子！家庭中只注意怎樣才能使她享受豐美的物質生活，計算將來升學得站到如何高的位置上！而絕不願意到她的思想轉變到如何的程度上！她心弦顫出的悲苦之音浪，只能運放向那僻隅中！和她自以爲相知的S君面前！一經看見她的爹媽，當即變成一副傻笑的臉兒了！同學們都在似贊非憐的說牠是一個具着瀟灑童心，而待人和藹的小孩兒，然而，又有誰肯深切的願意到她的笑是屬於那種？甚至S君有時反

使牠顧慮，慮到使S不滿的一切地方，而恨自己沒有力量相護！悒悒的連傻笑也消散在太空了！她倆偶在閒散時，各擁着滿腔熱情相偎抱，談得融洽的到最高潮點，互交流着淚兒，終於互相醉醉在溫柔親吻的醉鄉中了！然而，她們在辦功課時絕不膩曇的相纏着，但，S的沉默無語時，她又在惴惴不安了！悲苦的心情，常陷在S的責斥中，而被拋在S的視線以外！她並未真實的得到人們真心的慰安！沒有良劑能醫治她精神的痛創！這樣的，使她感到朋友的慰藉，受不到她的欽慕者的顧憐

！然而，人何必享受在美麗的的，華艷的國中呢？鮮艷，嬌麗，被人傾仰而各願屬於己有的玫瑰花兒；待到萎謝時，不是僅留下滿枝鋒刺，深藏在接近它者的胸前嗎？眼前的快意，歡樂，只留作將來回憶的苦腦資料！於是，她決然了！安靜的合上雙手閉上兩眼，垂着她的頸兒，向上帝誓着，此後不需要使將來回憶苦腦的慰安，也絕不收納無聊的同情，屏棄那乏味的苦笑，終日的，沉淪於書籍堆中，遏制奔放的心情，找尋她所研究的一切，銷沉在書中真正的意識界中去！

一封舊信

康

參姐：

走得好！倘你還不致以爲我的話過於唐突，我要直率地對你說：你是非走不可的了。

——
舊　　人生活到了像一匹蒼蠅在玻璃窗上亂碰的地步，還有什麼意味？能够離開這窗子的，我說牠是一匹聰明的蒼蠅，那怕牠再碰到的是一方牆，堅厚的牆，或是一個同樣的，閉着的窗子。

我，在你眼裏或許是一個伏在窗檻上獰笑着的壁虎，甚至是一匹在天井中張開

密網的蜘蛛。都是一樣，我可以向你聲明，我獰笑自獰笑，窺視自窺視，却不含着任何歹意。你的狼狽和懊惱的情調已鮮明地映進我的心裏，雖然你不會明言，而且我也不會經驗過你所經驗的那些喜劇和悲劇。

在陸地上生長的鴨子，自有牠們的口糧，想不到水裏的食品，經跳進水裏便時刻想吃魚蝦。但同時跳下水去，人家都衝着牠們的掠獲品，而自己空着嘴隨在後面，是怎樣悵惘的情味！這樣，我說還是

不跳下去的好，雖然人們都承認鳴子在水裏更容易長大起來。而况你所跳下的並非

一灣清水，請恕我這樣不客氣地說罷，却是一個泥坑。

離開這裏，你或可整頓起你的被傷損一了的尊嚴和體面，你也許不覺得這樣，在我眼中他們確是被損傷了，被蹂躪了，似乎該認真地整頓一下，然後勇敢地自主地生活下去。

論交情，雖然我們有過將近十年的『同窗』——在這裏，並非我提到的那蠅子所碰的窗子——的關係，而且以前也曾「不錯」過，至少接近年來你把我當作奸細似的交情，我沒有說這些廢話的資格。但

是我終於多嘴地說出來，很簡單，這是我又想說廢話了。

說得更遠些，你的走或者不像我憶想的那樣：離開這窗子，到另一個地方去碰一碰，而是去找一把鑰匙，開開這窗子，或是像一隻沒有得到食物的鴨子，鑽進泥裏捉那小魚，那末這些廢話完全作廢也可以，反正都與我沒有什麼關係，不過隨便說說罷了。

我希望你的困腦的記憶，也像樹葉似的，漸漸枯萎，而後落去。如果在你心裏有所謂困腦的記憶。

康天津國慶前一日。

編 輯 後 記

本期篇幅似乎覺得少了一些，這是因為預定的幾篇文稿，都沒有繳來，為「精彩」一點起見，還是讓牠薄薄地吧。

第四期本定在寒假前出版，可是為放假「動搖」又決定的緣故，把第四期的出版日期，擱到假裏去了，因此只好留待開學後再見。

朝華假後的命運，尚未可知，也許能籌付一部分稿費給撰稿者，把文稿弄的生色些；也許……

再會！

編者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

更正 本期「沒有題的故事一文」題下，將譯者「康錫芬」誤排為「康賜芬」，特此更正。

義利印刷材料局廣告

天津東南城角路東
電話二局二三六九

批發各種鉛字印刷材料 承印一切印刷業務

國家之富強賴同胞以努力事業之進步仰文字爲先導印刷營業興矣
惟所需材料舶來之品不可久恃本局爲挽回權利計聘有專門技師設
廠製造漢文英文各種鉛字各號鑄字銅模印刷機器暨一切材料批發
零售以供印刷界之需用銷路暢旺已屬空前并備有鉛石兩印電機多
部純用自造極精材料承印華洋各種書籍暨一切印刷業務開辦已歷
有年工精價廉久荷社會之嘉許邇來研求益精 如承惠顧無任歡迎

春秋印刷局廣告

附設義利印刷材料局內

本局開辦迄今已歷二十年備有機器多部選用上等材料承印各種書
籍週刊雜誌文憑股票暨一切印刷業務印工精美出件迅速取價從廉
久蒙各界所歡迎茲為酬答主顧起見印工精益求精取價格外低廉用
副雅意焉

東華馨靴鞋皮件商店廣告

天津官銀號
電話二局二八一八

各學校機關公司團體購貨者格外從廉

本店自開辦以來所造各種便鞋革製皮靴皮鞋體育運動等鞋工料及式樣無不力求精益求精趨向社
潮所製靴鞋均採用新法改良並購用製靴機輔助人工所不及故敝店出品精良新穎堅實耐久定
製迅速函購隨到隨發而定價較衆格外低廉此外又有敝店訂購之美國茶色象皮底及首先創製
新漂白布底用做各式男女便鞋輕軟適足耐磨却潔美觀經濟而於運動靴鞋尤為相宜故特陳以
供
各界惠顧參考幸毋以爲過分之宣傳也

(樣本函索即寄)

朝華月刊簡章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一、本刊以研究學術文藝爲宗旨，由女師學院同人同學

撰稿外，並歡迎外界之投稿。

二、本刊年出八期，以開學期間接月出版一次。

三、本刊文體，不拘文言白話；但一律須加新式標點。

四、投寄之稿，在三千字以上，不載可以退還。

五、本刊備有特用稿紙，校內外均可索取。

六、登載之稿，暫無報酬，但贈本刊數冊。

七、來稿請交天津河北天緯路女子師範學院出版課朝華編輯部。

編輯者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朝華編輯部

發行者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出版課

天津日租界浪速街二號
天津河北天緯路

印 刷 者 百 城 書 局

各學校販賣部
各省大書局

代 售 處

四角	半 年	全 年	預 定	每 冊	定 零	價 售	廣 告	價	目
					全	面	半	面	

廣告一律墨印，色彩另議

第二卷 第二期合刊 目次

論文

- 社會變遷與感傷的喜劇 李壽野譯
遺傳與環境 覺生重譯
社會研究 孟 譯
儀式與藝術 于鶴年
胡笳十八拍作於劉商考 羅根澤
讀書札記
先秦時代學術思想發達之原因 汪秀英
我國民族之轉移及混化 殷淑慧
失業 小說
金球 胡文英
同軌 林鵠因合譯
晚年 黃秉鈞重譯
彷徨 李鳳鼎
一件美術品 憲一重譯

詩

- 願驟雨澆息我的心火 水間奇犬
我不需要朋友 周蕙珍
心之潮 H思
星 行
渡江 郝淑
家居雜詠 譚胥一 S
煙靄詞 曼谷
詞四首 邵菊
詞三首 花
璇玄詞 邵菊
詞二首 邵菊
散文 李鳳鼎
給父親 劉偉珍
S鎮的夜 露斌
賦浮萍 謂密谷
樂日